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後漢書卷一百二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煜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董卓列傳第六十二

董卓傳

董卓字仲穎

卓別傳曰卓父君雅爲穎川輪氏尉生卓及弟旻故卓字仲穎旻字叔穎○劉攽曰

案注言卓與弟旻穎川明當作穎隴西臨洮人也性麤猛有謀少嘗遊

羌中盡與豪帥相結後歸耕於野諸豪帥有來從之者卓爲殺耕牛與共宴樂豪帥感其意歸相斂得雜畜千餘頭以遺之由是以健俠知名爲州兵馬掾常徵守塞

下

說文曰徼巡也前書曰中尉巡徼京師音義曰所謂遊徼備盜賊

卓督力過人雙帶

兩鞬左右馳射

方言曰所以藏箭謂之服藏弓謂之鞬左氏傳云右屬鞬

爲羌胡

所畏桓帝末以六郡良家子爲羽林郎從中郎將張奐爲軍司馬共擊漢陽叛羌破之拜郎中賜縑九千匹卓曰爲者則已有者則士

爲功者雖已共有者乃士

乃悉分與吏兵無

所留稍遷西域戊巳校尉坐事免後爲并州刺史河東
太守中平元年拜東中郎將持節代盧植擊張角於下
曲陽軍敗抵罪其冬北地先零羌及枹罕河關羣盜反
叛遂共立湟中義從胡北宮伯玉李文侯爲將軍殺護

羌校尉冷徵伯玉等乃劫致金城人邊章韓遂

獻帝春秋曰梁

州義從宋建王國等反詐金城郡降求見涼州大人故
新安令邊允從事韓約約不見太守陳懿勸之使王國
等便劫質約等數十人金城亂懿出國等扶以到護羌
營殺之而釋約允等隴西以愛憎露布冠約允名以爲
賊州購約允各千戶侯約允被購約改爲遂允改爲章
○劉攽曰注陳懿勸之使王國案此王字當作徃字陳

懿勸約使住也

使專任軍政共殺金城太守陳懿攻燒州郡明

年春將數萬騎入寇三輔侵逼園陵託誅宦官爲名詔

以卓爲中郎將副左車騎將軍皇甫嵩征之嵩以無功

免歸而邊章韓遂等大盛朝廷復以司空張溫爲車騎

將軍假節執金吾袁滂爲副

袁宏漢紀曰滂字公熙純素寡欲終不言人短當推

寵之盛或以同異致禍滂獨中立於朝故愛憎不及焉

拜卓破虜將軍與盪寇將

軍周慎竝統於溫并諸郡兵步騎合十餘萬屯美陽

美陽

故城在今雍州武功縣北

以衛園陵章遂亦進兵美陽溫卓與戰輒

不利十一月夜有流星如火光長十餘丈照章遂營中
驢馬盡鳴賊以爲不祥欲歸金城卓聞之喜明日乃與
右扶風鮑鴻等并兵俱攻大破之斬首數千級章遂敗
走榆中

榆中縣屬金城郡故城
在今蘭州金城縣中

溫乃遣周慎將三萬人

追討之溫參軍事孫堅

堅字文臺吳郡富春人
即孫權之父也見吳志

說慎曰

賊城中無穀當外轉糧食堅願得萬人斷其運道將軍
以大兵繼後賊必困乏而不敢戰若走入羌中并力討
之則涼州可定也慎不從引軍圍榆中城而章遂分屯

葵園狹反斷慎運道慎懼乃棄車重而退溫時亦使卓

將兵三萬討先零羌卓於望垣北

望垣縣屬天水郡

爲羌胡所

圍糧食乏絕進退逼急乃於所度水中僞立隄以爲捕

魚而潛從隄下過軍

續漢書隄字作堰其字義則同但異體耳

比賊追之決

水已深不得度時衆軍敗退唯卓全師而還屯於扶風

封豨鄉侯邑千戶

豨縣故城在今雍州武功縣字或作邠音台

三年春遣使

者持節就長安拜張溫爲太尉三公在外始之於溫其

冬徵溫還京師韓遂乃殺邊章及伯玉文侯擁兵十餘

萬進圍隴西太守李相如反與遂連和共殺涼州刺史

耿鄙而鄙司馬扶風馬騰

典畧曰騰字壽成扶風茂陵人馬拔後也長八尺餘身體

洪大面鼻雄異而性賢厚人多敬之

亦擁兵反叛又漢陽王國自號合衆

將軍皆與韓遂合共推王國爲主悉令領其衆寇掠三

輔五年圍陳倉乃拜卓前將軍與左將軍皇甫嵩擊破

之韓遂等復共廢王國而劫故信都令漢陽閻忠

英雄記曰

王國等起兵劫忠爲主統三十六郡號車騎將軍

使督統諸部忠恥爲衆所脅

感恚病死遂等稍爭權利更相殺害其諸部曲竝各分

乖六年徵卓爲少府不肯就上書言所將湟中義從及

秦胡兵皆詣臣曰牢直不畢廩賜斷絕

前書音義曰牢廩食也古者名

廩爲牢

妻子飢凍牽挽臣車使不得行羌胡敝腸狗態

言

胡心腸敝惡情態如狗也續漢書敝作慙方言云慙惡也郭璞曰慙慙急性也慙音芳別反慙音芳于反

不能禁止輒將順安慰增異復上

如其更增異志當復聞上

朝廷不

能制頗以爲慮及靈帝寢疾璽書拜卓爲并州牧令以兵屬皇甫嵩卓復上書言曰臣既無老謀又無壯士天恩誤加掌戎十年士卒大小相狎彌久戀臣畜養之恩

爲臣奮一旦之命乞將之北州効力邊垂於是駐兵河

東以觀時變及帝崩大將軍何進司隸校尉袁紹謀誅

閹宦而太后不許乃私呼卓將兵入朝以脅太后卓得

召卽時就道竝上書竝猶兼也曰中常侍張讓等竊倖承寵

濁亂海內臣聞揚湯止沸莫若去薪前漢枚乘上書曰欲湯之滄一人吹

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潰癰雖痛勝於內食昔止火而已滄音側亮反寒也

趙鞅興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人公羊傳曰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

荀寅與士吉射者曷爲君側之惡人也此逐君側之惡人曷爲以叛言之無君命也○劉敞曰注荀寅與士吉

射者曷爲君側之惡人案公羊當更有苟寅士吉射五字下又更須有者也二字

今臣輒鳴鐘

鼓如洛陽

鳴鐘鼓者聲其罪也論語曰小子鳴鼓而攻之典略載卓表曰張讓等惰慢天常擅操王

命父子兄弟竝據州郡一書出門高獲千金下數百萬膏腴美田皆屬讓等使變氣上蒸妖賊蜂起請收

讓等以清姦穢卓未至而何進敗虎賁中郎將袁術乃

燒南宮欲討宦官而中常侍段珪等

山陽公載記段字作殷

劫少

帝及陳留王夜走小平津卓遠見火起引兵急進未明到城西聞少帝在北芒因往奉迎帝見卓將兵卒至恐

怖涕泣

典略曰帝望見卓涕泣羣公謂卓有詔却兵卓曰公諸人爲國大臣不能匡正王室至使國家

播蕩何却兵之
有遂俱入城

卓與言不能辭對與陳留王語遂及禍

亂之事卓以王為賢且為董太后所養卓自以與太后
同族有廢立意初卓之入也步騎不過三千自嫌兵少
恐不為遠近所服率四五日輒夜潛出軍近營明旦乃
大陳旗鼓而還以為西兵復至洛中無知者尋而何進
及弟苗先所領部曲皆歸於卓卓又使呂布殺執金吾
丁原而并其眾

英雄記曰原字建陽為人麤畧有勇善
射受使不辭有警急追寇虜輒在前

卓兵士大盛乃諷朝廷策免司空劉弘而自代之

魏志
曰以

久不雨策免漢官儀曰弘字子高安衆人

因集議廢立百僚大會卓乃奮首

而言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為政皇帝闇弱不可

以奉宗廟為天下主今欲依伊尹霍光故事更立陳留

王如何公卿以下莫敢對卓又抗言

抗高也

曰昔霍光定

策延年案劔有敢沮大議皆以軍法從之坐者震動

前書

昭帝崩霍光迎立昌邑王賀即位二十七日行淫亂光召丞相已下會議莫敢發言田延年前離席案劔曰羣

臣有後應者請斬之

尚書盧植獨曰昔太甲既立不明

太甲湯孫太丁子也

尚書曰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宮也

昌邑罪過千餘故有廢立之事

昌邑

王凡所徵發一千
一百二十七事
今上富於春秋行無失德非前事之

比也卓大怒罷坐明日復集羣僚於崇德前殿遂脅太

后策廢少帝曰皇帝在喪無人子之心威儀不類人君

今廢為弘農王乃立陳留王是為獻帝又議太后

靈帝何皇

后 躡迫永樂太后 孝仁董皇后 至今憂死逆婦姑之禮

無孝順之節 左傳曰婦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 遷於永安宮遂以

弒崩卓遷太尉領前將軍事加節傳斧鉞虎賁更封郿

侯 傳音直戀反 卓乃與司徒黃琬司空楊彪俱帶鈇鉞

郿今岐州縣

詣闕上書追理陳蕃竇武及諸黨人以從人望於是悉復蕃等爵位擢用子孫尋進卓為相國入朝不趨劔履上殿封母為池陽君置丞令

○劉放曰案漢書內皆言令丞此不合倒之

是

時洛中貴戚室第相望金帛財產家家殷積卓縱放兵士突其廬舍淫略婦女剽虜資物謂之搜牢

言牢固者皆搜索取

之也一日牢澆也二字皆從去聲今俗有此言

人情崩恐不保朝夕及何后葬

開文陵

靈帝陵

卓悉取藏中珍物又姦亂公主妻略宮人

虐刑濫罰睚眦必死羣僚內外莫能自固卓嘗遣軍至

陽城時人會於社下悉令就斬之駕其車重載其婦女

以頭繫車轅歌呼而還又壞五銖錢更鑄小錢悉取洛

陽及長安銅人鍾虞飛廉銅馬之屬以充鑄馬鍾虞以銅為之

故賈山上書云懸石鑄鍾虞前書音義曰虞鹿頭龍身神獸也說文鍾鼓之附以猛獸為飾也武帝置飛廉館

音義云飛廉神禽身似鹿頭如爵有角蛇尾文如豹文明帝永平五年長安迎取飛廉及銅馬置上西門外名

平樂館銅馬則東門京所作致於金馬門外者也張璠紀曰太史靈臺及永安候銅蘭栢卓亦取之故貨

賤物貴穀石數萬又錢無輪郭文章不使人用魏志曰卓鑄小

錢大五分無文章內外無輪郭不磨鑿時人以為秦始皇見長人於臨洮

乃鑄銅人

三輔舊事曰秦王立二十六年初定天下稱皇帝大人見臨洮身長五丈迹長六尺作銅

人以厭之立在阿房殿前漢徙長樂宮中大夏殿前史記曰始皇鑄天下兵器為十二金人

卓臨洮

人也而今毀之雖成毀不同凶暴相類焉卓素聞天下

同疾閹宦誅殺忠良及其在事雖行無道而猶忍性矯

情擢用羣士乃任吏部尚書漢陽周璠侍中汝南伍瓊

英雄記璠作琰字仲遠武威人瓊字德瑜璠音秘

尚書鄭公業

公業名泰餘人皆書名范曄父

名泰避其諱耳

長史何顥等以處士荀爽為司空其染黨錮者

陳紀韓融之徒皆為列卿幽滯之士多所顯拔以尚書

韓馥為冀州刺史

英雄記馥字文節潁川人

侍中劉岱為兗州刺史

吳志曰劉岱字公山東萊牟平人

陳留孔伋為豫州刺史

英雄記伋字公緒九州春

秋仙潁川張咨為南陽太守

獻帝春秋咨作資後為孫堅所殺

卓所親

受並不處顯職但將校而已初平元年馥等到官與袁

紹之徒十餘人各興義兵同盟討卓而伍瓊周毘陰為

內主初靈帝末黃巾餘黨郭太等復起西河白波谷轉

寇太原遂破河東百姓流轉三輔號為白波賊衆十餘

萬卓遣中郎將牛輔擊之不能却及聞東方兵起懼乃

九一五二
鳩殺弘農王欲徙都長安會公卿議太尉黃琬司徒楊彪廷爭不能得而伍瓊周璠又固諫之卓因大怒曰卓初入朝二子勸用善士故相從而諸君到官舉兵相圖此二君賣卓卓何用相負遂斬瓊璠而彪琬恐懼詣卓

謝曰小人戀舊非欲沮國事也請以不及為罪

○劉放曰案文

當云請不以及罪多為字又倒以字

卓既殺瓊璠旋亦悔之故表彪琬為

光祿大夫於是遷天子西都初長安遭赤眉之亂宮室營寺焚滅無餘是時唯有高廟京兆府舍遂使時幸焉

便時謂時
日吉便

後移未央宮於是盡徙洛陽人數百萬口於

長安步騎驅蹙更相蹈藉飢餓寇掠積尸盈路卓自屯
留畢圭苑中悉燒宮廟官府居家二百里內無復子遺

○劉放曰官府居
家案文少一人字

又使呂布發諸帝陵及公卿已下冢

墓收其珍寶時長沙太守孫堅亦率豫州諸郡兵討卓

卓先遣將徐榮李蒙四出虜掠榮遇堅於梁

故城在今
汝州梁縣

西南也與戰破堅生禽潁川太守李旻亨之卓所得義兵

士卒皆以布纏裹倒立於地熱膏灌殺之時河內太守

王匡

英雄記曰匡字公節泰山人輕財好施以任俠聞

屯兵河陽津將以圖卓

卓遣疑兵挑戰而潛使銳卒從小平津過津北破之死

者略盡明年孫堅收合散卒進屯梁縣之陽人

梁縣屬河南郡

今汝州縣也陽人聚故城在梁縣西

卓遣將胡軫呂布攻之布與軫不相

能軍中自驚恐士卒散亂

九州春秋曰卓以東郡太守胡軫為大督呂布為騎督軫

性急豫宣言今此行也要當斬一青綬乃整齊耳布等惡之宣言相警云賊至軍衆大亂奔走

堅追擊

之軫布敗走卓遣將李傕詣堅求和堅拒絕不受進軍

大谷距洛九十里

大谷口在故嵩陽西北八十五里北出對洛陽故城張衡東京賦云盟津

達其後大谷通其前是也距至也

卓自出與堅戰於諸陵墓間卓敗走

却屯澠池聚兵於陝堅進洛陽宣陽城門

洛陽記洛陽城南面有四

門從東第三門○劉攽曰注從東第三門案文少名宣陽三字

更擊呂布布復破走堅

乃埽除宗廟平塞諸陵分兵出函谷關至新安澠池間

以戡卓後卓謂長史劉艾曰關東諸將數敗矣無能為

也唯孫堅小憊

說文曰憊愚也音都降反

諸將軍宜慎之乃使東中

郎將董越屯澠池中郎將段熲屯華陰

典畧曰熲在華陰特脩農事天

子東遷熲迎貴饋周急魏志曰武威人也熲音一回反

中郎將牛輔屯安邑其餘

中郎將校尉布在諸縣以禦山東卓諷朝廷使光祿勳

宣璠

璠音煩又音甫袁反

持節拜卓為太師位在諸侯王上乃引

還長安百官迎路拜揖卓遂僭擬車服乘金華青蓋瓜

畫兩轡時人號竿摩車言其服飾近天子也

金華以金為華飾車

也瓜者蓋弓頭為瓜形也轡音甫袁反廣雅云車箱也畫為文彩續漢志云轡長六尺下屈廣八寸又云皇太子青蓋金華蚤畫轡竿摩謂相逼近也今俗以事干人者謂之相竿摩

以弟旻為左將軍

封鄆侯兄子璜為侍中中軍校尉皆典兵事於是宗族

內外竝居列位其子孫雖在髻齒男皆封侯女為邑君

數與百官置酒宴會淫樂縱恣乃結壘於長安城東以

自居又築塢於郿高厚七丈號曰萬歲塢

今案塢舊基高一丈周廻

一里一百步

積穀為三十年儲自云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

此足以畢老常至郿行塢公卿已下祖道於橫門外

音橫

光卓施帳幔飲設誘降北地反者數百人於坐中殺之

先斷其舌次斬手足次鑿其眼目以鑊煮之未及得死

偃轉柩案間會者戰慄亡失匕箸而卓飲食自若諸將

有言語蹉跌便戮於前又稍誅關中舊族陷以叛逆時

太史望氣言當有大臣戮死者卓乃使人誣衛尉張溫
與袁術交通遂笞溫於市殺之以塞天變前溫出屯美
陽令卓與邊章等戰無功溫召又不時應命既到而辭
對不遜時孫堅為溫參軍勸溫陳兵斬之溫曰卓有威
名方倚以西行堅曰明公親帥王師威振天下何恃於
卓而賴之乎堅聞古之名將仗鉞臨衆未有不斷斬以

示威武者也故穰苴斬莊賈

史記齊景公時晉伐阿鄆而燕侵河上以司馬穰苴

為將軍使寵臣莊賈監軍賈期後至穰苴斬以徇三軍鄆音緬

魏絳戮楊干

魏絳晉大夫楊干晉

公弟會諸侯於曲梁楊干亂
行魏絳戮其僕事在左傳

今若縱之自虧威重後悔

何及溫不能從而卓猶懷忌恨故及於難溫子伯慎

漢官

儀曰溫
穰人

少有名譽累登公卿亦陰與司徒王允共謀誅

卓事未及發而見越騎校尉汝南伍孚

謝承書曰孚字
德瑜汝南吳房

人質性剛毅勇壯
好義力能兼人

忿卓凶毒志手刃之乃朝服懷佩刀

以見卓孚語畢辭去卓起送至閣以手撫其背孚因出

刀刺之不中卓自奮得免急呼左右執殺孚而大詬

詬罵

也音許
豆反

曰虜欲反耶孚大言曰恨不得磔裂姦賊於都

市

磔車裂之也音丁格反獻帝春秋磔作車

以謝天地言未畢而斃時王允

與呂布及僕射士孫瑞謀誅卓

三輔決錄曰瑞字君榮扶風人博達無不通天

子都許追論瑞功封子萌車亭侯萌字文始有才學與王粲善粲作詩贈萌

有人書呂字於

布上負而行於市歌曰布乎有告卓者卓不悟

英雄記曰有道

士書布為呂字持以示卓卓不知其為呂布也

三年四月帝疾新愈大會未央

殿卓朝服升車既而馬驚墮泥還入更衣其少妻止之

卓不從遂行乃陳兵夾道自壘及宮左步右騎屯衛周

帟令呂布等扞衛前後王允乃與士孫瑞密表其事使

瑞自書詔以授布令騎都尉李肅

獻帝紀曰肅呂布同郡人也

與布

同心勇士十餘人偽著衛士服於北掖門內以待卓卓

將至馬驚不行怪懼欲還呂布勸令進遂入門肅以戟

刺之衷甲不入傷臂墮車顧大呼曰呂布何在布曰有

詔討賊臣卓大罵曰庸狗敢如是邪布應聲持矛刺卓

趣兵斬之

趣音促九州春秋曰布素使秦誼陳衛李黑等偽作宮門衛士持長戟俠又卓車或又其

馬卓驚呼布布素施鎧於衣中持矛即應聲刺卓墜於車

主簿田儀

九州春秋儀字作景

及卓

蒼頭前赴其尸布又殺之馳齋赦書以令宮陞内外士

卒皆稱萬歲百姓歌舞於道長安中士女賣其珠玉衣
裝市酒肉相慶者填滿街肆使皇甫嵩攻卓弟旻於郿

塢殺其母妻男女盡滅其族

英雄記曰卓母年九十走
至塢門曰乞脫我死即時

斬首乃尸卓於市天時始熱卓素充肥脂流於地守尸吏

然火置卓臍中光明達曙如是積日諸袁門生又聚董
氏之尸焚灰揚之於路塢中珍藏有金二三萬斤銀八
九萬斤錦綺纈縠素奇玩積如丘山初卓以牛輔子
壻素所親信使以兵屯陝輔分遣其校尉李傕郭汜張

濟

英雄記 催北地人 劉艾獻帝 紀曰 催字稚然 汜張掖人

將步騎數萬擊破河南

尹朱雋於中年因掠陳留潁川諸縣殺略男女所過無

復遺類呂布乃使李肅以詔命至陝討輔等輔等逆與

肅戰肅敗走弘農布誅殺之其後牛輔營中無故大驚

輔懼乃齎金寶踰城走左右利其貨斬輔送首長安

帝獻

紀曰 輔帳下支胡赤兒等素待之過急盡以家寶與之 自帶二十餘餅金大白珠璣胡謂輔曰城北已有馬可 去也以繩繫輔腰踰城懸下之未及地丈許放之 輔傷腰不能行諸胡共取其金并珠斬首詣長安

等以王允呂布殺董卓故忿怒并州人并州人其在軍

者男女數百人皆誅殺之牛輔既敗衆無所依欲各散去
催等恐乃先遣使詣長安求乞赦免王允以為一歲
不可再赦不許之催等益懷憂懼不知所為武威人賈

詡時在催軍說之

魏志曰卓之入洛陽詡以太尉掾為平津尉遷討虜校尉牛輔屯陝詡在

輔軍輔既死故詡在催軍

曰聞長安中議欲盡誅涼州人諸君若棄

軍單行則一亭長能束君矣不如相率而西以攻長安
為董公報仇事濟奉國家以正天下若其不合走未後
也催等然之各相謂曰京師不赦我我當以死決之若

攻長安尅則得天下矣不尅則鈔三輔婦女財物西歸

鄉里尚可延命衆以為然於是共結盟率軍數千晨夜

西行王允聞之乃遣卓故將胡軫徐榮擊之於新豐九州

春秋曰胡文才揚整脩皆涼州人王允素所不善也及李傕之叛乃召文才整脩使東曉喻之不假借以溫顏

謂曰關東鼠子欲何為乎卿往曉之於是二人往實召兵而還榮戰死軫以衆降傕隨

收兵比至長安已十餘萬與卓故部曲樊稠李蒙等合

袁宏記曰蒙為傕所殺圍長安城城峻不可攻守之八日呂布軍

有叟兵內反叟兵即蜀兵也漢代謂蜀為叟引傕衆得入城潰放兵虜

掠死者萬餘人殺衛尉种拂等呂布戰敗出奔王允奉

天子保宣平城門樓上

三輔黃圖曰長安城東西北頭門號宣平門

於是大

赦天下李傕郭汜樊稠等皆為將軍

袁山松書曰允謂傕等曰臣無作威

作福將軍乃放縱欲何為乎傕等不應自拜署傕為揚武將軍汜為揚烈將軍樊稠等皆為中郎將也

遂

圍門樓共表請司徒王允出問太師何罪允窮蹙乃下

後數日見殺傕等葬董卓於郿并收董氏所焚尸之灰

合斂一棺而葬之葬日大風雨霆震卓墓流水入藏漂

其棺木

獻帝起居注曰冢戶開大風暴雨水土流入杆出之棺向入帆復風雨水溢郭戶如此者三四

冢中水半所稠等共下棺又風雨益
暴甚遂閉戶戶閉大風復破其冢
宦又遷車騎將軍

開府領司隸校尉假節
後將軍稠右將軍張濟為鎮
東將軍竝封列侯宦汜稠共秉朝政濟出屯弘農以賈
詡為左馮翊欲侯之詡曰此救命之計何功之有固辭
乃止更以為尚書典選明年夏大雨晝夜二十餘日漂
没人庶又風如冬時帝使御史裴茂訊詔獄原繫者二
百餘人其中有為宦所枉繫者宦恐茂赦之乃表奏茂
擅出囚徒疑有姦故請收之詔曰災異屢降陰雨為害

使者銜命宣布恩澤原解輕微庶合天心欲釋寃結而復罪之乎一切勿問初卓之入關要韓遂馬騰共謀山

東

獻帝傳曰騰父平扶風人為天水蘭干尉失官遂留隴西與羌雜居家貧無妻遂娶羌女生騰

遂騰

見天下方亂亦欲倚卓起兵興平元年馬騰從隴右來朝進屯灄橋時騰私有求於催不獲而怒遂與侍中馬

宇右中郎將劉範

馬之子

前涼州刺史种邵中郎將杜稟

獻帝紀曰稟與賈詡有隙脅扶風吏人為騰守槐里欲共攻催催令樊稠及兄子利數萬人攻圍槐里夜梯城

城陷斬

合兵攻催連日不決韓遂聞之乃率衆來欲和

稟象首

騰催旣而復與騰合催使兄子利共郭汜樊稠與騰等

戰於長平觀下

前書音義曰長平坂名也在池陽南有長平觀去長安五十里

遂騰敗

斬首萬餘級种邵劉範等皆死遂騰走還涼州稠等又

追之韓遂使人語稠曰天下反覆未可知相與州里今

雖小違要當大同欲共一言乃駢馬交臂相加

駢並也

笑

語良久軍還利告催曰樊韓駢馬笑語不知其辭而意

愛甚密於是催稠始相猜疑猶加稠及郭汜開府與三

公合爲六府皆參選舉

獻帝起居注曰催等各欲用其所舉若一違之便忿憤恚怒主

者患之乃以次第用其所舉先從淮起
汜次之稠次之三公所舉終不見用

時長安中盜賊

不禁白日虜掠催汜稠乃參分城內各備其界猶不能

制而其子弟縱橫侵暴百姓是時穀一斛五十萬豆麥

二十萬人相食啖

啖音徒
敢反

白骨委積臭穢滿路帝使侍

御史侯汶

音聞

出太倉米豆為飢人作糜經日而死者無

限帝疑賦卹有虛

賦布也
卹憂也

乃親於御前自加臨檢既知

不實使侍中劉艾出讓有司於是尚書令以下皆詣省

閣

○劉放曰案文閣
當作閣閣門也

謝奏收侯汶考實詔曰未忍致汶

于理可杖五十自是後多得全濟明年春催因會刺殺

樊稠於坐

獻帝紀曰催見稠果勇而得衆心疾害之醉酒潛使外生騎都尉胡封於坐中拉殺稠

由是諸將各相疑異催汜遂復理兵相攻

袁宏紀曰李催數設酒請

汜或留汜止宿汜妻懼與催婢妾私而奪已愛思有以離間之會催送饋汜妻乃以豉為藥汜將食妻曰食從外來儻或有故遂摘藥示之曰一柶不兩雄我固疑將軍之信李公也他日催請汜大醉汜疑催藥之絞糞汁飲之乃解於是遂相猜疑也

安西將軍楊定者故卓部曲將也懼催

忍害乃與汜合謀迎天子幸其營催知其計即使兄子

暹

音織

將數千人圍宮以車三乘迎天子皇后太尉楊彪

謂暹曰古今帝王無在人臣家者諸君舉事當上順天
心奈何如是暹曰將軍計決矣帝於是遂幸催營彪等
皆徒從亂兵入殿掠宮人什物催又徙御府金帛乘輿
器服而放火燒宮殿官府居人悉盡帝使楊彪與司空
張喜等十餘人和催汜汜不從遂質留公卿彪謂汜曰
將軍達人間事奈何君臣分爭一人劫天子一人質公
卿此可行邪汜怒欲手刃彪彪曰卿尚不奉國家吾豈
求生邪左右多諫汜乃止遂引兵攻催矢及帝前

獻帝
紀曰

汜與僮將張苞張龍謀誅僮汜將兵夜攻僮門候開門
內汜兵苞等燒屋火不然汜兵弓弩並發矢及天子樓
帷簾
又貫僮耳僮將楊奉本白波賊帥乃將兵救僮於

是汜衆乃退是日僮復移帝幸其北塢唯皇后宋貴人

俱僮使校尉監門隔絕內外

獻帝紀曰僮令門設反關校尉守察盛夏炎暑不能

得冷水飢渴流離上以前移宮人及侍臣不得以穀米
自隨入門有禁防不得出市因乏使就僮索粳米五斛
牛骨五具欲為食賜宮人左右僮不與米
取久牛肉牛骨給皆已臭蟲不可啖食尋復欲徙帝

於池陽黃白城

池陽縣故城在今涇陽縣西北

君臣惶懼司徒趙溫深

解譬之乃止詔遣謁者僕射皇甫鄴和僮汜鄴先譬汜

汜即從命又詣催催不聽曰郭多盜馬虜耳何敢欲與我同邪必誅之君觀我方略士衆足辦郭多不多又劫

質公卿所為如是而君苟欲左右之邪

左右助也音佐又

汜一

名多酈曰今汜質公卿而將軍脅主誰輕重乎催怒呵遣酈因令虎賁王昌追殺之昌偽不及酈得以免催乃

自為大司馬

獻帝起居注曰催性喜鬼怪左道之術常有道人及女巫歌謳擊鼓下神祭六丁符

劾厭勝之具無所不為又於朝廷省門外為董卓作神坐數以牛羊祠之天子使左中郎將李國持節拜催為大司馬在三公之右催自以為得鬼神之助乃厚賜諸巫與郭汜相攻連月死者以

萬數張濟自陝來和解二人仍欲遷帝權幸弘農帝亦

思舊京因遣使敦請催求東歸十反乃許

袁宏紀曰濟從太官令孫

萬校尉張式宣諭十反

車駕即日發邁

獻帝起居注曰初天子出到宣平門當度橋汜兵數

百人遮橋曰是天子非車不得前催兵數百人皆持大戰在乘輿車前侍中劉艾大呼云是天子也使侍中楊琦高舉車帷帝言諸兵汝却何敢迫近至尊邪汜等兵乃却既度橋士衆咸稱萬歲

李催出屯曹

陽以張濟為驃騎將軍復還屯陝遷郭汜車騎將軍楊

定後將軍楊奉興義將軍又以故牛輔部曲董承為安

集將軍

蜀志曰承獻帝舅也裴松之注曰承靈帝母太后之姪

汜等並侍送乘輿

汜遂復欲脅帝幸郿定奉承不聽汜恐變生乃棄軍還

就李傕車駕進至華陰

帝王紀曰帝以尚書郎郭溥留汜以屯部未定乞須留之溥

因罵汜曰卿真庸人賤夫為國上將今天子有命何須留之吾不忍見卿所行請先殺我以章卿惡汜得溥言

切意乃

少喻

寧輯將軍段熲乃具服御及公卿以下資儲請

帝幸其營初楊定與熲有隙遂誣熲欲反乃攻其營十

餘日不下

袁宏紀曰熲與楊定有隙熲迎乘輿不敢下馬揖馬上侍中种輯素與定親乃言曰段熲

欲反上曰熲屬來迎何謂反對曰迎不至界拜不下馬其色變必有異心太尉楊彪等曰熲不反臣等敢以死保車駕可幸其營董承楊定言曰郭汜今且將七百騎來入煨營天子信之遂露次於道南奉承定等功也

而煨猶奉給御膳稟贍百官終無二意李傕郭汜既悔
令天子東乃來救段煨因欲劫帝而西楊定為汜所遮
亡奔荊州而張濟與楊奉董承不相平乃反合傕汜共
追乘輿大戰於弘農東澗承奉軍敗百官士卒死者不
可勝數皆棄其婦女輜重御物符策典籍略無所遺

帝獻

紀曰掠婦女衣被遲違不待解即斫刺之有
美髮者斷取凍死及嬰兒隨流而浮者塞水射聲校尉

沮儁被創墜馬李傕謂左右曰尚可活不儁罵之曰汝
等凶逆逼迫天子亂臣賊子未有如汝者傕使殺之

山袁

松書曰僞年二十五其督戰營寶負其屍而瘞之

天子遂露次曹陽承奉乃謫

催等與連和而密遣間使至河東招故白波帥李樂韓
暹胡才及南匈奴右賢王去卑竝率其衆數千騎來與
承奉共擊催等大破之斬首數千級乘輿乃得進董承
李樂擁衛左右胡才楊奉韓暹去卑為後距催等復來
戰奉等大敗死者甚於東澗自東澗兵相連綴四十里
中方得至陝乃結營自守時殘破之餘虎賁羽林不滿
百人皆有離心承奉等夜乃潛議過河

袁宏紀曰催汜
繞營叫呼吏士

失色各有分散意李樂懼欲令車駕御船過砥柱出盟
津楊彪曰臣弘農人也自此以東有三十六灘非萬乘
所當登宗正劉艾亦曰臣前為陝令知其危險舊
故河師猶時有傾危况今無師太尉所慮是也

使李

樂先度具舟船舉火為應帝步出營臨河欲濟岸高十

餘丈乃以絹縋而下

縋音直
類反

餘人或匍匐岸側或從上

自投死亡傷殘不復相知爭赴舡者不可禁制董承以
戈擊披之斷手指於舟中者可掬同濟唯皇后宋貴人

宋貴人名都常山太守泓
之女也見獻帝起居注

楊彪董承及后父執金吾伏

完等數十人其宮女皆為僮兵所掠奪凍溺死者甚衆

既到太陽止於人家

太陽縣屬河東郡前書音義曰在
大河之陽也即今陝州河北縣是

也十三州記曰傅巖
在其界今住穴尚存

然後幸李樂營百官飢餓河內太

守張楊

魏志曰楊字
稚叔雲中人

使數千人負米貢餉帝乃御牛車

因都安邑河東太守王邑奉獻綿帛悉賦公卿以下封

邑為列侯

邑字文都北地涇陽人
鎮北將軍見同歲名

拜胡才征東將軍張

楊為安國將軍皆假節開府其壘壁羣豎競求拜職刻

印不給至乃以錐畫之或齋酒肉就天子燕飲

魏志曰
乘輿時

居棘籬中門戶無闢閉天子與羣臣會兵士伏籬上觀
互相鎮壓以為笑諸將或遣婢詣省問或齋酒送天子

侍中不通喧呼罵詈也。○劉放曰
注遣婢詣省問或案問當作問

又遣太僕韓融至弘

農與宦汜等連和宦乃放遣公卿百官頗歸宮人婦女
及乘輿器服初帝入關三輔戶口尚數十萬自宦汜相
攻天子東歸後長安城空四十餘日強者四散羸者相
食二三年間關中無復人跡建安元年春諸將爭權韓
暹遂攻董承承奔張楊楊乃使承先繕修洛宮七月帝

還至洛陽幸陽安殿張楊以為已功故因以楊名殿

帝獻

起居注曰舊時宮殿悉壞倉卒之際拾掘故
瓦材木工匠無法度之制所作並無足觀也

乃謂諸將

曰天子當與天下共之朝廷自有公卿大臣楊當出扞
外難何事京師遂還野王楊奉亦出屯梁乃以張楊為
大司馬楊奉為車騎將軍韓暹為大將軍領司隸校尉
皆假節鉞暹與董承並留宿衛暹矜功恣睢

恣睢自任
用之貌睢

音火
季反

干亂政事董承患之潛召兗州牧曹操操乃詣闕

貢獻稟公卿以下因奏韓暹張楊之罪暹懼誅單騎奔
楊奉帝以暹楊有翼車駕之功詔一切勿問於是封衛
將軍董承輔國將軍伏完等十餘人為列侯贈沮偽為

弘農太守

袁宏紀曰誅議郎侯祈尚書馮碩侍中壺崇討有罪也封衛將軍董承輔國將軍伏完侍

中丁冲种輯尚書僕射鍾繇尚書郭濟御史中丞董芬彭城相劉艾馮翊韓斌東郡太守楊衆議郎羅邵伏德趙韃為列侯賞有功也贈射聲校尉沮偽為弘農太守旌死節也

曹操以洛陽殘荒遂

移帝幸許楊奉韓暹欲要遮車駕不及曹操擊之

獻帝春秋

曰車駕出洛陽自輓轅而東楊奉韓暹引軍追之輕騎既至操設伏兵要于陽城山狹中大敗之

奉暹

奔袁術遂縱暴揚徐間明年左將軍劉備誘奉斬之暹

懼走還并州道為人所殺

九州春秋曰暹失奉孤特與千餘騎欲歸并州為張宣所

殺胡才李樂留河東才為怨家所害樂自病死張濟飢

餓出至南陽攻穰戰死郭汜為其將伍習所殺三年使

謁者僕射裴茂詔關中諸將段煨等討李傕夷三族

典略

曰傕頭至有
詔高縣之

以段煨為安南將軍封閬鄉侯

閬鄉今號
州縣也說

文閬今作閬
流俗誤也

四年張楊為將楊醜所殺

魏志曰楊素與
呂布善曹公之

圍布楊欲救之不能乃出兵東市遙
為之執其將楊醜殺楊以應曹公

以董承為車騎將

軍開府自都許之後權歸曹氏天子總已百官備員而

已帝忌操專偏乃密詔董承使結天下義士共誅之承

遂與劉備同謀未發會備出征承更與偏將軍王子服長

水校尉种輯議郎吳碩結謀事泄承服輯碩皆為操所
誅韓遂與馬騰自還涼州更相戰爭乃下隴據關中操
方事河北慮其乘間為亂七年乃拜騰征南將軍遂征
西將軍並開府後徵段煨為大鴻臚病卒復徵馬騰為
衛尉封槐里侯騰乃應召而留子超領其部曲十六年
超與韓遂舉關中背曹操操擊破之遂超敗走騰坐夷

三族超攻殺涼州刺史韋康

太僕瑞之子也弟
誕魏光祿大夫

復據隴

右十九年天水人楊阜破超

魏志曰阜字義山天水冀
人也韋康以為別駕馬超

率萬餘人攻冀城。阜率國士大夫及宗族子弟勝兵者千餘人使弟岳於城上作偃月營與超接戰。自正月至八月拒守而救兵不至。超入拘岳於冀殺刺史太守。阜內有報超之志而未得其便。外兄姜叙叱歷城阜少長詣叙家見叙。叙說前在冀中時事。歎欷悲甚。叙曰：何為耳？阜曰：守城不能完，君亡不能死，亦何面目以視息天下？時叙母慨然勅從阜計。超聞阜等兵起，自將出襲歷城。得叙母罵之曰：若背父之逆子，弑君之桀賊，天地豈久容敢以面目視人乎？超怒殺之。阜與戰，身被五創。宗族昆弟死者七人。超遂南奔張魯。○劉放曰：注阜少長詣叙家，又云得叙母罵之，曰：案此言阜自少長於叙家，後人不曉，妄加一詣字。下文少叙母二字。

超奔

漢中降劉備

蜀志曰：超字孟起，既奔漢中，聞備圍劉璋於成都，密書請降。備遣迎超將兵徑到城。

下城中震怖
璋即稽首

韓遂走金城，羌中為其帳下所殺。初隴西

人宗建在枹罕自稱河首平漢王

建以居河上流故稱河首也

署置

百官三十許年曹操因遣夏侯淵擊建斬之涼州悉平

魏志曰淵字妙才沛國人也為征西護軍魏太祖使帥諸將討建拔之

論曰董卓初以虓闖為情

詩大雅曰闖如虓虎毛傳曰虎虓之貌也

因遭崩

剝之執

剝猶亂也左傳曰天實剝亂

故得蹈藉彝倫毀裂畿服

彝常也倫

理也書云我不知其彝倫攸叙左傳曰裂冠毀冕畿謂王畿也服九服也

夫以剝肝斫趾之

性

剝剝也斫斬也紂剝剔孕婦剖比干之心斫朝涉之脛

則羣生不足以厭其快

然猶折意縉紳遲疑陵奪

折屈也謂忍性屈情捥用鄭泰蔡邕何顓荀爽等

尚

有盜竊之道焉

莊子曰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無有邪夫妄意室中之藏聖

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智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

及殘寇乘

之倒山傾海

殘寇謂催汜等

崑岡之火自茲而焚

書曰火炎崑岡玉石俱焚

版蕩之篇於焉而極

詩大雅曰上帝版版下人卒瘁毛萇注云版反也瘁病也言厲王為

政反先王之道下人盡病也又蕩之什曰蕩蕩上帝下人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鄭玄注云蕩蕩法度廢壞

之貌 嗚呼人之生也難矣

左傳曰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

天地之不仁

甚矣

老子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

贊曰百六有會

前書音義曰四千五百歲為一元一元之中有九厄陽厄五陰厄四陽為旱陰

為水初入元百六歲有

陽厄故曰百六之會

過剝成災

易曰大過棟撓本末弱也剝不利有攸往

小人長也

董卓滔天干逆三才

滔漫也尚書曰象龔滔天

方夏崩沸

方四方夏

華夏也詩小雅云百川沸騰山冢萃崩

皇京烟埃無禮雖及餘祲遂廣

左傳

曰多行無禮必自及

矢延王輅兵纏魏象

周禮巾車氏掌王之五輅纏遶也魏象闕也

區服傾回人神波蕩

後漢書卷一百二

後漢書卷一百二考證

董卓傳朝廷不能制○制字監本誤作爾從宋本改

而彪琬恐懼○監本無琬字

臣會汾

按上下文皆彪琬

並言此不應獨舉楊彪從宋本增

溫子伯慎○何焯校本子改字

事未及發而見○諸本同何焯校本見下有害字

越騎校尉汝南伍孚○何焯曰孚與瓊疑是一人因其

被害時人造此事以歸之耳裴注中採謝承書亦致

疑及此

僕射士孫瑞注瑞字君榮。何焯校本榮改策。

十反乃許注濟從太官令孫薦校尉張式宣諭十反。

監本作濟使天官令

臣會汾

按前書百官公卿表及

劉昭百官志並無天官令之名從宋本改式本或作

武

超攻殺涼州刺史韋康注太僕瑞之子也。○瑞字舊本

毛本作端

後漢書卷一百二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後漢書卷一百三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煜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劉虞公孫瓚陶謙列傳第六十三

劉虞傳

劉虞字伯安東海郟人也

謝承書曰虞父舒丹陽太守虞通五經東海王恭之後○

劉攽曰注案王恭當作恭王

祖父嘉光祿勳虞初舉孝廉稍遷幽州

刺史民夷感其德化自鮮卑烏桓夫餘穢貊之輩皆隨
時朝貢無敢擾邊者百姓歌悅之公事去官中平初黃
巾作亂攻破冀州諸郡拜虞甘陵相綏撫荒餘以蔬儉
率下遷宗正後車騎將軍張溫討賊邊章等發幽州烏

桓三千突騎而牢臬逋懸皆畔還本國

前書音義曰牢
賈直也稟食也

言軍糧
不續也

前中山相張純私謂前太山太守張舉曰今烏

桓既畔皆願為亂涼州賊起朝廷不能禁又洛陽人妻
生子兩頭此漢祚衰盡天下有兩主之徵也子若與吾

共率烏桓之衆以起兵庶幾可定大業舉因然之四年
純等遂與烏桓大人共連盟攻薊下燔燒城郭虜略百
姓殺護烏桓校尉箕稠右北平太守劉政遼東太守陽
終等衆至十餘萬屯肥如

肥如縣屬遼西郡
故城在今平州

舉稱天子

純稱彌天將軍安定王移書州郡云舉當代漢告天子
避位勅公卿奉迎純又使烏桓峭王等

峭音七
笑反

步騎五

萬入青冀二州攻破清河平原殺害吏民朝廷以虞威
信素著恩積北方明年復拜幽州牧虞到薊罷省屯兵

務廣恩信遣使告峭王等以朝恩寬弘開許善路又設賞購舉純舉純走出塞餘皆降散純為其客王政所殺

送首詣虞靈帝遣使者就拜太尉封容丘侯

容丘縣屬東海郡

及董卓秉政遣使者授虞大司馬進封襄賁侯初平元年復徵代袁隗為太傅道路隔塞王命竟不得達舊幽部應接荒外資費甚廣歲常割青冀賦調二億有餘以給足之時處處斷絕委輸不至而虞務存寬政勸督農植開上谷胡市之利通漁陽鹽鐵之饒民悅年登穀石

三十青徐士庶避黃巾之難歸虞者百餘萬口皆收視
溫恤為安立生業流民皆忘其遷徙虞雖為上公天性
節約敝衣繩履食無兼肉遠近豪俊夙僭奢者莫不改
操而歸心焉夙猶舊也初詔令公孫瓚討烏桓受虞節度瓚
但務會徒衆以自強大而縱任部曲頗侵擾百姓而虞
為政仁愛念利民物由是與瓚漸不相平二年冀州刺
史韓馥勃海太守袁紹及山東諸將議以朝廷幼冲逼
於董卓時獻帝年十歲遠隔關塞不知存否以虞宗室長者欲

立為主乃遣故樂浪太守張岐等齎議上虞尊號虞見

岐等厲色叱之曰今天下崩亂主上蒙塵

左傳曰周襄王出奔于鄭

魯臧文仲曰天子蒙塵于外

吾被重恩未能清雪國恥諸君各據州

郡宜共勦力

說文曰勦力并力也左傳曰勦力同心音力凋反又音六

盡心王室而

反造逆謀以相垢誤邪固拒之馥等又請虞領尚書事

承制封拜復不聽遂收斬使人於是選掾右北平田疇

從事鮮于銀

魏志曰田疇字子春右北平無終人好讀書善擊劍劉虞署為從事太祖北征烏桓

今疇將衆上徐無出盧龍雁平剛登白狼堆去柳城二百餘里虜乃驚太祖與戰大斬獲論功封疇疇上疏自

陳太祖令夏侯惇喻之疇曰
豈可賣盧龍塞以易貴祿哉

蒙險間行奉使長安獻帝

既思東歸見疇等大悅時虞子和為侍中因此遣和潛
從武關出告虞將兵來迎道由南陽後將軍袁術聞其
狀遂質和使報虞遣兵俱西虞乃使數千騎就和奉迎
天子而術竟不遣之初公孫瓚知術詐固止虞遣兵虞
不從瓚乃陰勸術執和使奪其兵自是與瓚仇怨益深
和尋得逃術還北復為袁紹所留瓚既累為紹所敗而
猶攻之不已虞患其驕武

驕猶慢也傲也尚
書曰驕於祭祀也

且慮得志

不可復制固不許行而稍節其稟假瓚怒屢違節度又復侵犯百姓虞所賚賞典當胡夷

當音丁浪反

瓚數抄奪之

積不能禁乃遣驛使奉章陳其暴掠之罪瓚亦上虞稟糧不周二奏交馳互相非毀朝廷依違而已瓚乃築京

於薊城以備虞

京高丘也言高築丘壘以備虞馬解見獻帝紀

虞數請瓚輒稱

病不應虞乃密謀討之以告東曹掾右北平魏攸攸曰今天下引領以公為歸謀臣爪牙不可無也瓚文武才力足恃雖有小惡固宜容忍虞乃止頃之攸卒而積忿

不已四年冬遂自率諸屯兵衆合十萬人以攻瓚將行
從事代郡程緒免胄而前曰公孫瓚雖有過惡而罪名
未正明公不先告曉使得改行而兵起蕭牆非國之利
加勝敗難保不如駐兵以武臨之瓚必悔禍謝罪所謂
不戰而服人者也虞以緒臨事沮議遂斬之以徇戒軍
士曰無傷餘人殺一伯珪而已時州從事公孫紀者瓚
以同姓厚待遇之紀知虞謀而夜告瓚瓚時部曲放散
在外倉卒自懼不免乃掘東城欲走虞兵不習戰又愛

人廬舍勅不聽焚燒急攻圍不下瓚乃簡募銳士數百人因風縱火直衝突之虞遂大敗與官屬北奔居庸縣

居庸縣屬上谷郡有關

瓚追攻之三日城陷遂執虞并妻子還薊

猶使領州文書會天子遣使者段訓增虞封邑督六州事拜瓚前將軍封易侯假節督幽并青冀瓚乃誣虞前與袁紹等欲稱尊號脅訓斬虞於薊市先坐而呪曰若虞應為天子者天當風雨以相救時旱執炎盛遂斬焉傳首京師故吏尾敦於路劫虞首歸葬之

尾敦姓名

瓚乃上

訓為幽州刺史虞以恩厚得衆懷被北州百姓流舊莫
不痛惜焉初虞以儉素為操冠敝不改乃就補其穿及
遇害瓚兵搜其內而妻妾服羅紈盛綺飾時人以此疑
之和後從袁紹報瓚云

公孫瓚

公孫瓚字伯珪遼西令支人也

令音力定反
支音巨移反

家世二千

石瓚以母賤遂為郡小吏為人美姿貌大音聲言事辯

慧

典略曰瓚性辯慧每白
事常兼數曹無有忘誤

太守竒其才以女妻之

魏志
云侯

太守妻
之以女

後從涿郡盧植學於緱氏山中略見書傳舉上

計吏太守劉君坐事檻車徵官法不聽吏下親近瓚乃
改容服詐稱侍卒身執徒養御車到洛陽太守當徒日
南瓚具豚酒於北芒上祭辭先人酌觴祝曰昔為人子
今為人臣當詣日南日南多瘴氣恐或不還便當長辭
墳塋慷慨悲泣再拜而去觀者莫不歎息既行於道得
赦瓚還郡舉孝廉除遼東屬國長史嘗從數十騎出行
塞下卒逢鮮卑數百騎瓚乃退入空亭約其從者曰今

不奔之則死盡矣乃自持兩刃矛馳出衝賊殺傷數十

人瓚左右亦亡其半遂得免中平中以瓚督烏桓突騎

車騎將軍張溫討涼州賊

賊即邊章等

會烏桓反畔與賊張

純等攻擊薊中瓚率所領追討純等有功遷騎都尉張

純復與畔胡丘力居等寇漁陽河間勃海入平原多所

殺畧瓚追擊戰於屬國石門

石門山名在今營州柳城縣西南

虜遂大

敗棄妻子踰塞走悉得其所畧男女瓚深入無繼反為

丘力居等所圍於遼西管子城二百餘日糧盡食馬馬

盡煮弩楯力戰不敵乃與士卒辭訣各分散還時多雨

雪墜阮死者十五六虜亦飢困遠走柳城

○劉攽曰案遠當作還

詔拜瓚降虜校尉封都亭侯復兼領屬國長史職統戎

馬連接邊寇每聞有驚

○劉攽曰驚當作警

瓚輒厲色憤怒如赴

讎敵望塵奔逐或繼之以夜戰虜識瓚聲憚其勇莫敢

抗犯瓚常與善射之士數十人皆乘白馬以為左右翼

自號白馬義從烏桓更相告語避白馬長史乃畫作瓚

形馳騎射之中者咸稱萬歲虜自此之後遂遠竄塞外

瓚志埽滅烏桓而劉虞欲以恩信招降由是與虞相忤
初平二年青徐黃巾三十萬衆入勃海界欲與黑山合
瓚率步騎二萬人逆擊於東光南大破之

東光今滄州縣

斬首

三萬餘級賊棄其車重數萬兩奔走渡河瓚因其半濟
薄之賊復大破死者數萬流血丹水收得生口七萬餘
人車甲財物不可勝算威名大震拜奮武將軍封薊侯
瓚既諫劉虞遣兵就袁術而懼術知怨之乃使從弟越
將千餘騎詣術自結術遣越隨其將孫堅擊袁紹將周

昕越為流矢所中死瓚因此怒紹遂出軍屯槃河將以

報紹

槃即爾雅九河鈞槃之河其枯河在今滄州樂陵縣東南

乃上疏曰臣聞皇義

已來君臣道著張禮以導人設刑以禁暴今車騎將軍

袁紹託承先軌爵任崇厚而性本淫亂情行浮薄昔為

司隸值國多難太后承攝何氏輔朝

謂何進也

紹不能舉直

錯枉而專為邪媚招來不軌疑誤社稷至今丁原焚燒

孟津

續漢書曰何進欲誅中常侍趙忠等進乃詐命武猛都尉丁原放兵數千人為賊於河內稱黑山伯

上事以誅忠等為辭燒平陰河津莫府人舍以怖動太后

董卓造為亂始紹罪一也

卓既無禮帝主見質紹不能開設權謀以濟君父而棄

置節傳

傳音丁
繼反

迸竄逃亡忝辱爵命背違人主紹罪二

也紹為勃海當攻董卓而默選戎馬不告父兄至使太

傅一門纍然同斃不仁不孝紹罪三也

左傳曰兩釋纍
囚杜預曰纍繫

也前書音義曰諸不以罪死曰纍斃蹈也董卓恨紹起
兵山東乃誅紹叔父太傅隗及宗族在京師者盡誅滅

之紹既興兵涉歷二載不恤國難廣自封植乃多引資

糧專為不急割刻無方考責百姓其為痛怨莫不咨嗟

紹罪四也逼迫韓馥竊奪其州矯刻金玉以為印璽每

有所下輒阜囊施檢文稱詔書

漢官儀曰凡章表皆啟封其言密事得阜囊說

文曰檢書者也今俗謂之排其字從木

昔亡新僭侈漸以即真

亡新王莽

觀紹

所擬將必階亂

階梯也詩曰職為亂階

紹罪五也紹令星工伺望

祥妖

星工善星者

賂遺財貨與共飲食尅會期日攻鈔郡縣

此豈大臣所當施為紹罪六也紹與故虎牙都尉劉勲

首共造兵勲降服張揚累有功效而以小忿枉加酷害

信用讒慝濟其無道紹罪七也故上谷太守高焉故甘

陵相姚貢紹以貪恠

恠音力含反

橫責其錢錢不備畢二人

并命紹罪八也春秋之義子以母貴

公羊傳曰桓公幼而貴隱公長而卑

子以母貴母以子貴也

紹母親為傅婢地實微賤據職高重享福

豐隆有苟進之志無虛退之心紹罪九也又長沙太守

孫堅前領豫州刺史遂能驅走董卓掃除陵廟忠勤王

室其功莫大紹遣小將盜居其位斷絕堅糧不得深入

使董卓久不服誅紹罪十也昔姬周政弱王道陵遲天

子遷徙諸侯背畔故齊桓立柯會之盟

春秋公會齊侯盟于柯公羊傳

曰齊桓公之信著於天下自柯之盟始也

晉文為踐土之會

踐土鄭地也左傳周襄王出居

於鄭晉文公重耳為踐土之會率諸侯朝天子以成霸功

伐荆楚以致菁茅

菁茅靈茅以供

祭祀也左傳曰僖四年齊桓伐楚責之曰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寡人是傲

誅曹衛以

章無禮

左傳僖二十八年晉侯伐曹假道於衛衛人不許還自河南濟侵曹伐衛責其無禮也

臣

雖闕茸名非先賢

闕猶下也茸細也闕音吐盍反茸音人勇反

蒙被朝恩負

荷重任職在鈇鉞奉辭伐罪

鈇音方于反莖刀也鉞斧也

輒與諸將

州郡共討紹等若大事克捷罪人斯得

尚書周公東征三年罪人斯得

庶績桓文忠誠之效遂舉兵攻紹於是冀州諸城悉畔

從瓚紹懼乃以所佩勃海太守印綬授瓚從弟範遣之

郡欲以相結而範遂背紹領勃海兵以助瓚瓚乃自署

其將帥為青冀兗三州刺史又悉置郡縣守令與紹大

戰於界橋

橋名解見獻帝紀

瓚軍敗還薊紹遣將崔巨業將兵

數萬攻圍故安不下退軍南還瓚將步騎三萬人追擊

於巨馬水

水在幽州歸義縣界自易州道縣界流入

大破其眾死者七八千

人乘勝而南攻下郡縣遂至平原乃遣其青州刺史田

楷據有齊地紹復遣兵數萬與楷連戰二年糧食並盡

士卒疲困互掠百姓野無青草

左傳齊侯伐魯語展喜曰室如懸磬野無青草

何恃而不恐

紹乃遣子譚為青州刺史，指與戰，敗退。還是歲

瓚破禽劉虞，盡有幽州之地。猛志益盛。前此有童謠曰：燕南垂，趙北際，中央不合大如礪。唯有此中可避世。瓚

自以為易地當之，遂徙鎮焉。

前書易縣屬涿郡。續漢志曰：屬河間。瓚所居易京故

城在今幽州歸義縣南十八里

乃盛脩營壘，樓觀數十。臨易河，通遼海。

劉虞從事漁陽鮮于輔等合率州兵，欲共報瓚。輔以燕國閭柔素有恩信，推為烏桓司馬。柔招誘胡漢數萬人，與瓚所置漁陽太守鄒丹戰於潞北，斬丹等四千餘級。

烏桓峭王感虞恩德率種人及鮮卑七千餘騎共輔南
迎虞子和與袁紹將麴義合兵十萬共攻瓚興平二年
破瓚於鮑丘

鮑丘水名也又名路水在今幽州漁陽縣

斬首二萬餘級瓚遂

保易京開置屯田稍得自支相持歲餘麴義軍糧盡士
卒飢困餘衆數千人退走瓚徼破之盡得其車重是時
旱蝗穀貴民相食瓚恃其才力不恤百姓記過忘善睚
眦必報州里善士名在其右者必以法害之常言衣冠
皆自以職分富貴不謝人惠故所寵愛類多商販庸兒

所在侵暴百姓怨之於是代郡廣陽上谷右北平各殺
瓚所置長吏復與輔和兵合瓚慮有非常乃居於高京
以鐵為門斥去左右男人七歲以上不得入易門專侍
姬妾其文簿書記皆汲而上之令婦人習為大言聲使
聞數百步以傳宣教令疏遠賓客無所親信故謀臣猛
將稍有乖散自此之後希復攻戰或問其故瓚曰昔我
驅畔胡於塞表掃黃巾於孟津當此之時謂天下指麾
可定

九州春秋曰瓚曰始天下兵起我謂唾手而決

至於今日兵革方始觀此

非我所決不如休兵力耕以救凶年兵法百樓不攻今

吾諸營樓櫓千里

櫓即櫓字見說文釋名曰櫓露也上無覆屋

積穀三百萬

斛食此足以待天下之變建安三年袁紹復大攻瓚瓚遣子續請救於黑山諸帥而欲自將突騎直出傍西山以斷紹後長史關靖諫曰今將軍將士莫不懷瓦解之心所以猶能相守者顧戀其老小而恃將軍為主故耳堅守曠日或可使紹自退若舍之而出後無鎮重易京之危可立待也瓚乃止紹漸相攻逼瓚衆日蹙乃却築

三重營以自固四年春黑山賊帥張燕與續率兵十萬
三道來救瓚未及至瓚乃密使行人齎書告續曰昔周
末喪亂僵尸蔽地以意而推猶為否也不圖今日親當
其鋒袁氏之攻狀若鬼神梯衝舞吾樓上鼓角鳴於地

中日窮月急不遑啟處烏危歸人瀋水陵高

瀋音丑六
反喻急也

汝當碎首於張燕馳驟以告急父子天性不言而動

言相

感也且厲五千鐵騎於北隰之中

下溼曰隰

起火為應吾當自

內出奮揚威武決命於斯不然吾亡之後天下雖廣不

容汝足矣紹侯得其書

獻帝春秋侯者得書紹使陳琳易其詞即此書

如期舉

火瓚以為救至遂便出戰紹設伏瓚遂大敗復還保中小城自計必無全乃悉縊其姊妹妻子然後引火自焚紹兵趣登臺斬之關靖見瓚敗歎恨曰前若不止將軍自行未必不濟吾聞君子陷人於危必同其難豈可以獨生乎乃策馬赴紹軍而死續為屠各所殺

屠各胡號

田楷

與袁紹戰死鮮于輔將其眾歸曹操操以輔為度遼將軍封都亭侯閻柔將部曲從曹操擊烏桓拜護烏桓校

尉封關內侯張燕既為紹所敗人衆稍散曹操將定冀州乃率衆詣鄴降拜北平將軍封安國亭侯

論曰自帝室王公之胄皆生長脂腴不知稼穡其能厲

行飭身卓然不羣者或未聞焉

前書班固曰夫唯大雅卓爾不羣者河間獻王

之謂歟故論引焉

劉虞守道慕名以忠厚自牧

牧養也易曰美

哉乎季漢之名宗子也若虞瓚無間同情共力糾人完

聚稽保燕薊之饒

糾收也○劉放曰糾人完聚稽案人下少一字不成文理當有一衆字

繕兵昭武

繕修也左傳曰繕甲兵

以臨羣雄之隙舍諸天運徵乎

人文則古之休烈何遠之有

天運猶天命也人文猶人事也易曰觀乎人文以化

成天

陶謙

陶謙字恭祖丹陽人也

丹陽郡丹陽縣人也吳書曰陶謙父故餘姚長謙少孤始以不

羈聞於縣中年十四猶綴帛為幡乘竹馬而戲邑中兒童皆隨之故蒼梧太守同縣甘公出遇之見其容貌異而呼之與語甚悅許妻以女甘夫人怒曰陶家兒遨戲無度於何以女許之甘公曰彼有奇表長必大成遂與之

少為諸生任州郡

吳書曰陶謙察孝廉拜尚書郎除舒令郡太守張磐同郡先輩與謙

父友謙恥為之屈嘗舞屬謙謙不為起固強之乃舞舞又不轉磐曰不當轉邪曰不可轉轉則勝人

四遷

為車騎將軍張溫司馬西討邊章會徐州黃巾起以謙
為徐州刺史擊黃巾大破走之境内晏然時董卓雖誅
而李傕郭汜作亂關中是時四方斷絕謙每遣使間行

奉貢西京詔遷為徐州牧加安東將軍封溧陽侯

溧陽今宣

州縣也
溧音宋

是時徐方百姓殷盛穀實甚豐流民多歸之而

謙信用非所刑政不理別駕從事趙昱知名士也而以

忠直見疏出為廣陵太守

謝承書曰謙奏昱
後才遷為太守

曹宏等讒

慝小人謙甚親任之良善多被其害由斯漸亂下邳閭

宣自稱天子

○劉攽曰案紀作闕宣仍云闕黨童子之後此作闕誤

謙始與合從

後遂殺之而并其衆初曹操父嵩避難琅邪時謙別將

守陰平

縣名屬東海國故城在沂州承縣西南

士卒利嵩財寶遂襲殺之

初平四年曹操擊謙破彭城傅陽

縣名屬彭城國本春秋時偃陽也楚宣王

滅宋改曰傅陽故城在今沂州承縣南

謙退保郟操攻之不能克乃還過

拔取慮睢陵夏丘皆屠之

取慮音秋閭縣名屬下邳郡故城在今泗州下邳縣西南

睢陵縣在下邳縣東南夏丘縣屬沛郡故城今泗州虹縣是

凡殺男女數十萬人雞

犬無餘泗水為之不流自是五縣城保無復行迹初三

輔遭李傕亂百姓流移依謙者皆殲

殲盡也左傳曰門官殲焉

興平

元年曹操復擊謙略定琅邪東海諸縣謙懼不免欲走

歸丹陽會張邈迎吕布據兗州操還擊布是歲謙病死

初同郡人笮融

笮音側格反

聚衆數百往依於謙謙使督廣

陵下邳彭城運糧遂斷三郡委輸大起浮屠寺

浮屠佛也解見

西羌傳

上累金盤下為重樓又堂閣周回可容三千許人

作黃金塗像衣以錦綵每浴佛輒多設飲飯布席於路

其有就食及觀者且萬餘人

獻帝春秋曰融數席方四五里費以巨萬

及曹

操擊譙徐方不安融乃將男女萬口馬三千匹走廣陵
廣陵太守趙昱待以賓禮融利廣陵資貨遂乘酒酣殺
昱放兵大掠因以過江南奔豫章殺郡守朱皓入據其
城後為揚州刺史劉繇所破走入山中為人所殺昱字
元達琅邪人清已疾惡潛志好學雖親友希得見之為
人耳不邪聽目不妄視太僕种拂舉為方正

贊曰襄賁勵德維城燕北

勵勉也

仁能洽下忠以衛國伯

珪疎獷武才趨猛

趨音去
驕反

虞好無終紹執難並徐方殲

耗實譙為梗



後漢書卷一百三

後漢書卷一百三考證

公孫瓚傳於北芒上祭辭先人。何焯曰瓚遼西人安得有先墓在北芒

擊表紹將周昕○昕魏志作昂

史臣論舍諸天運○臣會汾按文義舍當作合

後漢書卷一百三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後漢書卷一百

四上至
六

詳校官侍講臣 王燕緒

洗馬臣 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學正臣 徐立綱

校對官典簿臣 劉光第

謄錄監生臣 陸紹臺

謄錄監生臣 朱 楷

欽定四庫全書

後漢書卷一百四上

宋

宣

城

太

守范

煜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注

袁紹列傳第六十四上

袁紹傳

袁紹字本初汝南汝陽人司徒湯之孫父成五官中郎

將

袁山松書曰紹司空逢之醇字出後伯父成魏書亦同英雄記成字文開與梁冀結好言無不從京師諺

曰事不諧
問文開

紹壯健好交結大將軍梁冀以下莫不善之

紹少為郎除濮陽長遭母憂去官三年禮竟追感幼孤

又行父服

英雄記曰凡
在家廬六年

服闋徙居洛陽紹有姿貌威容

愛士養名

英雄記曰紹不妄通賓客非海內知名不得
相見又好游俠與張孟卓何伯求吳子卿許

子遠皆為
奔走之友

既累世台司賓客所歸加傾心折節莫不爭

赴其庭士無貴賤與之抗禮輜輶柴轂填接街陌

說文
曰輶

車衣車也鄭玄注周禮曰輶猶屏
也取其自蔽隱柴轂賤者之車

內官皆惡之中常侍

趙忠言於省內曰袁本初坐作聲價好養死士不知此

兒終欲何作叔父太傅隗聞而呼紹以忠言責之紹終不改後辟大將軍何進掾為侍御史虎賁中郎將中平

五年初置西園八校尉以紹為佐軍校尉

樂資山陽公載記曰小黃

門塞碩為上軍校尉虎賁中郎將袁紹為中軍校尉屯騎校尉鮑鴻為下軍校尉議郎曹操為典軍校尉趙融為助軍左校尉馮芳為助軍右校尉諫議大夫夏牟為左校尉淳于夔為右校尉凡八人謂之西園軍皆統於碩此云佐軍與彼文不同靈帝崩紹勸何進徵董卓等眾軍脇太后

誅諸宦官轉紹司隸校尉語已見何進傳及卓將兵至

騎都尉太山鮑信說紹曰

魏書曰信太山陽平人也少有大節寬厚愛人沈毅有謀

說紹不從乃引軍還鄉里。○劉攽曰注案鮑信還鄉里安得引軍蓋軍當作歸或云軍字衍

董卓擁

制強兵將有異志今不早圖必為所制其新至疲勞襲之可禽也紹畏卓不敢發頃之卓議欲廢立謂紹曰天下之主宜得賢明每念靈帝令人憤毒毒恨也董侯似可

今當立之紹曰今上富於春秋未有不善宣於天下若公違禮任情廢嫡立庶恐眾議未安卓按劍叱紹曰豎子敢然天下之事豈不在我我欲為之誰敢不從紹詭對曰此國之大事請出與太傅議之卓復言劉氏種不

足復遺紹勃然曰天下健者豈惟董公橫刀長揖徑出

英雄記曰紹揖卓去坐中驚愕卓新至見紹大家故不敢害

懸節於上東門

洛陽城東北面

頭門也山陽公載記曰卓以袁紹棄節改第一葆為赤旄

而奔冀州董卓購募求紹

時侍中周璠城門校尉伍瓊為卓所信待瓊等陰為紹說卓曰夫廢立大事非常人所及袁紹不達大體恐懼出奔非有它志今急購之執必為變袁氏樹恩四世門生故吏徧於天下若收豪傑以聚徒眾英雄因之而起則山東非公之有也不如赦之拜一郡守紹喜於免罪

必無患矣卓以為然乃遣授紹勃海太守封邠鄉侯

前書

邠川有周承休侯國元帝置元始二年更名邠音口浪反

紹猶稱兼司隸初平元年

紹遂以勃海起兵以從弟後將軍術

○劉放日以從案文以當作與

冀

州牧韓馥

馥字文節邠川人也

豫州刺史孔伋兗州刺史劉岱陳

留太守張邈廣陵太守張超河內太守王匡山陽太守

袁遺東郡太守橋瑁

英雄記曰孔伋字公緒陳留人也王匡字公節泰山人也袁遺字伯

業紹從弟術字公路汝南汝陽人也橋瑁字元璋橋玄族子先為兗州刺史甚有威惠魏氏春秋云劉岱惡而

殺之濟北相鮑信等同時俱起眾各數萬以討卓為名紹

與王匡屯河內，由屯潁川，馥屯鄴，餘軍咸屯酸棗，約盟。遙推紹為盟主，紹自號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董卓聞紹起山東，乃誅紹叔父隗及宗族在京師者，盡滅之。

帝獻

春秋曰：太傅袁隗，太僕袁基，術之母。兄卓使司隸宣璠盡口收之母及姊妹嬰孩以上五十餘人，下獄死。卓別傳曰：悉埋青城門外東都門內，而加書。卓乃遣大鴻臚馬又恐有盜取者，復以屍送鄴藏之。

韓融少府，陰循執金吾，胡母班將作大匠，吳循越騎校

尉王瓌、譬、解、紹等諸軍，紹使王匡殺班、瓌、吳循等。

海內先賢

傳曰：韓融字元長，潁川人。楚國先賢傳曰：陰循字元基，南陽新野人也。漢末名士錄曰：胡母班字季友，泰山人。

名在八厨謝承書曰班王匡之妹夫匡受紹旨收班繫獄欲殺以徇軍班與匡書畧曰足下拘僕於獄欲以覆鼓此何悖暴無道之甚者也僕與董卓何親戚義豈同惡足下張虎狼之口吐長蛇之毒恚卓遷怒何其酷哉死者人之所難然耻為狂夫所害若亡者有靈當訴足下於皇天夫婚姻者禍福之幾今日著矣曩為一體今為血讐亡人二女則君之甥身沒之後慎勿令臨僕尸骸匡得書抱班二子哭班遂死於獄

袁術亦

執殺陰循惟韓融以名德免是時豪傑既多附紹且感其家禍人思為報州郡蜂起莫不以袁氏為名韓馥見人情歸紹忌方得衆○劉放曰案方字無義蓋是其字恐將圖已常遣從事守紹門不聽發兵橋瑁乃詐作三公移書傳驛州

郡說董卓罪惡天子危逼企望義兵以釋國難馥於是方聽紹舉兵乃謀於衆曰助袁氏乎助董氏乎治中劉

惠勃然曰興兵為國安問袁董

英雄記曰劉子惠中山人兗州刺史劉岱與其

書道卓無道天下所共攻死在旦暮不足為憂但卓死之後當復回師討文節擁強兵何凶逆寧可得置封書與馥馥得此大懼歸咎子惠欲斬之別駕從事耿武等排閣伏子惠上願并見斬得不死作徒被赭衣掃除宮門外○劉放曰注何凶逆案文何當作阿馥意猶深疑於紹每貶節軍糧欲

使離散明年馥將麴義反畔馥與戰失利紹既恨馥乃

與義相結紹客逢紀謂紹曰

英雄記曰紀字元圖初紹去董卓與許攸及紀俱詣

冀州以紀聰達有計策甚親信之逢音龐

夫舉大事非據一州無以自立今

冀部強實而韓馥庸才可密要公孫瓚將兵南下馥聞必駭懼并遣辯士為陳禍福馥迫於倉卒必可因據其位紹然之益親紀即以書與瓚瓚遂引兵而至外託董卓○劉放曰案文少一討字緣託字誤脫而陰謀襲馥紹乃使外甥陳留高幹及潁川荀諝等魏志云諝荀彧之弟說馥曰公孫瓚乘勝來南而諸郡應之袁車騎引軍東向其意未可量也竊為將軍危之馥懼曰然則為之奈何諝曰君自料寬仁容

衆為天下所附孰與袁氏馥曰不如也臨危吐決智勇
邁於人又孰與袁氏馥曰不如也世布恩德天下家受
其惠又孰與袁氏馥曰不如也諶曰勃海雖郡其實州
也言土廣也今將軍資三不如之執久處其上袁氏一時之
傑必不為將軍下也且公孫提燕代之卒其鋒不可當
夫冀州天下之重資若兩軍并力兵交城下危亡可立
而待也夫袁氏將軍之舊且為同盟當今之計莫若舉
冀州以讓袁氏必厚德將軍公孫瓚不能復與之爭矣

是將軍有讓賢之名而身安於太山也願勿有疑馥素性恒怯因然其計馥長史耿武別駕閔純騎都尉沮授

聞而諫曰

獻帝傳曰沮授廣平人少有大志多謀畧英雄記曰耿武字文威閔純字伯典後袁紹至

馥從事十人棄馥去唯恐在後獨武純杖刀拒兵不能禁紹後令田豐殺此二人

冀州雖鄙帶

甲百萬穀支十年袁紹孤客窮軍仰我鼻息譬如嬰兒在股掌之上絕其哺乳立可餓殺柰何欲以州與之馥曰吾袁氏故吏且才不如本初度德而讓古人所貴諸君獨何病焉先是馥從事趙浮程渙將強弩萬人屯孟

津聞之率兵馳還請以拒紹馥又不聽

英雄記曰紹在朝歌清水口浮

等從後來船數百艘衆萬餘人整兵駭鼓過紹營紹甚惡之浮等到謂馥曰表本初軍無斗糧各欲離散旬日之間必土崩瓦解解明將軍但閉戶高枕何憂何懼

乃避位出居中常侍趙忠故

舍遣子送印綬以讓紹紹遂領冀州牧承制以馥為奮

威將軍而無所將御引沮授為別駕因謂授曰今賊臣

作亂朝廷遷移吾歷世受寵志竭力命興復漢室然齊

桓非夷吾不能成霸句踐非范蠡不能存國今欲與卿

戮力同心共安社稷將何以匡濟之乎授進曰將軍弱

冠登朝播名海內值廢立之際忠義奮發單騎出奔董

卓懷懼濟河而北勃海稽服稽音啓擁一郡之卒撮冀州

之衆

廣雅曰撮持也

威陵河朔名重天下若舉軍東向則黃巾

可掃還討黑山則張燕可滅

黑山在今衛州衛縣西北九州春秋曰燕本姓褚黃

中賊起燕聚少年為羣盜博陵張牛角亦起與燕合燕推牛角為帥俱攻癭陶牛角為飛矢所中被創且死大會其衆告曰必以燕為帥牛角死衆奉燕故改姓張性剽悍捷速過人故軍中號曰飛燕其後人衆浸廣常山趙郡中山上黨河內諸山谷皆相通號曰黑山也回師北首則公孫必禽震脇

戎狄則匈奴立定橫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

四州見下

收英

雄之士擁百萬之衆迎大駕於長安復宗廟於洛邑號

令天下誅討未服以此爭鋒誰能禦之比及數年其功

不難紹喜曰此吾心也

左傳秦伯曰是吾心也

即表授為奮武將

軍使監護諸將魏郡審配鉅鹿田豐

先賢行狀曰配字正南少忠烈慷慨

有不可犯之節紹領冀州委腹心之任豐字元皓天姿瓌傑雄畧多奇紹軍之敗也土崩奔走徒衆畧盡軍將皆撫膝而泣曰向使田豐在此不至於是並以正直不得志於韓馥紹乃以

豐為別駕配為治中甚見器任馥自懷猜懼辭紹索去

英雄記曰紹以河內朱漢為都官從事漢先時為馥所不禮內懷忿恨且欲徵迎紹意擅發城郭兵圍守馥第

拔刃登屋馘走上樓收得馘大兒搥折兩脚
紹亦立收漢殺之馘猶憂怖故報紹索去

往依張邈

後紹遣使詣邈有所計議因共耳語馘時在坐謂見圖

謀無何如廁自殺

九州春秋曰至廁因以書刀自殺

其冬公孫讚大破

黃巾還屯槃河

爾雅有九河鉤槃是其一也故河道在今德州昌平縣界入滄州樂陵縣今名

枯槃河

威震河北冀州諸城無不望風響應紹乃自擊之

瓚兵三萬列為方陳分突騎萬匹翼軍左右其鋒甚銳
紹先令麴義領精兵八百強弩千張以為前登瓚輕其
兵少縱騎騰之義兵伏楯下一時同發瓚軍大敗斬其

所置冀州刺史嚴綱獲甲首千餘級麴義追至界橋九州

春秋曰還也廣宗界橋今貝州宗城縣東有古界城此城近枯漳水則界橋蓋當在此之側也瓚歛兵

還戰義復破之遂到瓚營拔其牙門

真人水鏡經曰凡軍始出立牙竿必

令完堅若有折將軍不利牙門旗竿軍之精也即周禮司常職云軍旅會同置旌門是也

餘衆皆走

紹在後十數里聞瓚已破發鞍息馬唯衛帳下強弩數

十張大戟士百許人瓚散兵二千餘騎卒至圍紹數重

射矢雨下田豐扶紹使却入空垣紹脫兜鍪抵地曰大

丈夫當前關死而反逃垣墻間邪促使諸弩競發多傷

瓚騎衆不知是紹頗稍引却會麴義來迎騎乃散退三年瓚又遣兵至龍湊挑戰紹復擊破之瓚遂還幽州不敢復出四年初天子遣太僕趙岐和解關東使各罷兵瓚因此以書譬紹曰趙太僕以周召之德銜命來征宣揚朝恩示以和睦曠若開雲見日何喜如之昔賈復寇恂爭相危害遇世祖解紛遂同輿並出釁難既釋時人美之自惟邊鄙得與將軍共同斯好此誠將軍之羞而瓚之願也紹於是引軍南還三月上巳大會賓徒於薄

落津

歷法三月建辰巳卯退除可以拂除災也韓詩曰漆與洧方洹洹兮薛君注云鄭國之俗三月上巳

之辰兩水之上招魂續鬼拂除不祥故詩人願與所說者俱往也酈元水經注云漳水經鉅鹿故城西謂之落

津續漢志瘳陶縣有薄落亭

聞魏郡兵反與黑山賊于毒等數萬人

共覆鄴城殺郡守

管子曰齊桓公築五鹿中牟鄴以禦諸侯

坐中客家在鄴

者皆憂怖失色或起而啼泣紹容貌自若不改常度

獻帝

春秋曰紹勸督引滿投壺言笑容貌自若

賊有陶升者自號平漢將軍

英雄記曰

升故為內黃小吏

獨反諸賊將部眾踰西城入閉府門具車重

重輜重也

載紹家及諸衣冠在州內者身自扞衛送到斥丘

斥邱縣屬鉅鹿郡故城在今相州成安縣
東南十三州志云土地斥鹵故曰斥丘

紹還因屯斥

丘以陶升為建義中郎將六月紹乃出軍入朝歌鹿腸

山蒼巖谷口

朝歌故城在今衛縣西續漢志曰朝歌有鹿腸山

討于毒圍攻五

日破之斬毒及其衆萬餘級紹遂尋山北行進擊諸賊
左髭文八等皆斬之又擊劉石青牛角黃龍左校郭大
賢李大目于氏根等復斬數萬級皆屠其屯壁遂與黑
山賊張燕及四營屠各鴈門烏桓戰於常山燕精兵數
萬騎數千匹連戰十餘日燕兵死傷雖多紹軍亦疲遂

各退麴義自恃有功驕縱不軌紹召殺之而并其衆興
平二年拜紹右將軍其冬車駕為李傕等所追於曹陽
沮授說紹曰將軍累葉台輔世濟忠義今朝廷播越宗
廟殘毀觀諸州郡雖外託義兵內實相圖未有憂存社
稷卹人之意且今州城粗定兵強士附西迎大駕即宮
鄴都挾天子而令諸侯稽士馬以討不庭誰能禦之

左傳

周襄王出奔於鄭狐偃言於晉文公曰求諸侯莫如勤
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為
可矣文公從之納襄王遂成霸業
紹將從其計潁川郭圖淳于瓊曰

九州

春秋圖
字公則

漢室陵遲為日久矣今欲興之不亦難乎且英

雄並起各據州郡連徒聚眾動有萬計所謂秦失其鹿

先得者王

史記曰蒯通曰秦失其鹿天下共追之高才者先得焉

今迎天子動輒

表聞從之則權輕違之則拒命非計之善者也授曰今

迎朝廷於義為得於時為宜若不早定必有先之者焉

夫權不失幾功不厭速願其圖之帝立既非紹意竟不

能從紹有三子譚字顯思熙字顯雍尚字顯甫譚長而

惠尚少而美紹後妻劉有寵而偏愛尚數稱於紹紹亦

奇其姿容欲使傳嗣乃以譚繼兄後出為青州刺史沮授諫曰世稱萬人逐兔一人獲之貪者悉止分定故也

慎子曰兔走於街百人追之貪人俱存人莫之非者以兔為未定分也積兔滿市過不能顧非不欲兔也分定

之後雖鄙不爭子思子商君書並載其詞畧同且年均以賢德均則卜古之制

也左傳曰王后無嫡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願上惟先代成則之誠下

思逐兔分定之義若其不改禍始此矣紹曰吾欲令諸

子各據一州以視其能於是以中子熙為幽州刺校外

甥高幹為并州刺史建安元年曹操迎天子都許乃下

詔書於紹責以地廣兵多而專自樹黨不聞勤王之師

而但擅相討伐紹上書曰臣聞昔有哀歎而霜隕

淮南子曰

鄒衍事燕惠王盡忠左右譖之仰天而哭夏五月天為降霜

悲哭而崩城者

齊莊公攻莒為

五乘之賓而杞梁獨不預歸而不食其母曰食汝生而無義死而無名則雖非五乘孰不汝笑生而有義死而有名則五乘之賓盡汝下也及與莒戰梁遂闕殺二十七人而死妻聞而哭城為之隳而隅為之崩見說苑

每讀其書謂為信然於今況之乃知妄作何者臣出身

為國破家立事至於懷忠獲釁抱信見疑晝夜長吟剖

肝泣血曾無崩城隕霜之應故鄒衍杞婦何能感徹臣

以負薪之資

負薪謂賤人也禮記曰問士之子長幼長曰能負薪矣幼曰未能負薪

拔於

陪隸之中

陪重也左傳曰王臣公公臣卿卿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

臺又曰是無陪臺也陪隸猶陪陪臺

奉職憲臺擢授戎校常侍張讓等滔

亂天常侵奪朝威賊害忠德扇動姦黨故大將軍何進

忠國疾亂義心赫怒以臣頗有一介之節可責以鷹犬

之功故授臣以督司諮臣以方畧臣不敢畏憚強禦避

禍求福與進合圖事無違異忠策未盡而元帥受敗

元帥

謂何

太后被質宮室焚燒陛下聖德幼冲親遭危困時

進既被害師徒喪沮臣獨將家兵百餘人抽戈承明竦

劍翼室

山陽公載記曰紹興王匡等并力入端門於承明堂上格殺中常侍高望等二人尚書曰延入

翼室孔安國注翼明也室謂路寢

虎叱羣司奮擊凶醜曾不泆辰罪人

斯殄

泆市也左傳曰泆辰之間杜預曰十二日也

此誠愚臣效命之一驗也

會董卓乘虛所圖不軌臣父兄親從並當大位

謂叔隗為太傅

從兄基為太僕

不憚一室之禍苟惟寧國之義故遂解節出奔

創謀河外

河外河南

時卓方貪結外援招悅英豪故即臣勃

海申以軍號

即謂就拜也山陽公載記曰董卓以紹為前將軍封邾鄉侯紹受侯不受前將軍

則臣之與卓未有纖芥之嫌若使苟欲滑泥揚波偷榮

求利

滑混也楚詞滑其泥揚其波

則進可以享竊祿位退無門戶之

患然臣愚所守志無傾奪故遂引會英雄興師百萬飲

馬孟津歃血漳河

獻帝春秋曰紹合冀州十郡守相衆數十萬登臺歃血盟曰賊臣董卓承

漢室之微負兵甲之衆陵越帝城跨蹈王朝幽鴟太后戮殺弘農提挈幼主越遼秦地殘害朝臣斬刈忠良焚燒宮室烝亂宮人發掘陵墓虐及鬼神遇惡烝皇天濁穢薰后土神祇怨恫無所憑恃兆人泣血無所控告仁賢之士痛心疾首義士奮發雲興霧合咸欲奉辭伐罪躬行天誅凡我同盟之後畢力致命以伐凶醜同獎王室翼戴天子有渝此盟神明是殛俾墜其師無克祚國

○劉攽曰注凡我同盟之後案文當云同盟之人既盟

之後此盟書常文也誤脫四字

會故冀州牧韓馥懷挾逆謀欲專權執

絕臣軍糧不得踵係至使猾虜肆毒害及一門尊卑大

小同日并戮鳥獸之情猶知號呼

禮記曰凡生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必

有知有知之屬莫不知愛其類今是夫鳥獸則失喪其羣匹越月踰時馬則必反巡過其故鄉翔回馬鳴號馬踣踣焉踣踣焉然後乃能去之小者至於燕爵猶有啁唯之頃焉然後乃能去之

臣所以蕩然

忘哀貌無隱戚者

也隱憂

誠以忠孝之節道不兩立顧私

懷己不能全功斯亦愚臣破家徇國之二驗也又黃巾

十萬焚燒青兗黑山張楊蹈藉冀域臣乃旋師奉辭伐

畔金鼓未震狡敵知亡故韓馥懷懼謝咎歸土張楊黑

山同時乞降臣時輒承制竊比竇融以議郎曹操權領

兗州牧

竇融行西河五郡大將軍
事以梁統為武威太守

會公孫瓚師旅南馳

陸掠北境臣即星駕席卷與瓚交鋒假天之威每戰輒

克臣備公族子弟生長京輦頗聞俎豆不習干戈加自

乃祖先臣以來世作輔弼咸以文德盡忠得免罪戾臣

非與瓚角戎馬之執爭戰陳之功者也誠以賊臣不誅

春秋所貶

公羊傳曰趙盾弑其君夷皋弑者趙穿也曷
為加之趙盾不討賊也趙盾曰天乎予無辜

史曰爾為仁為義人弑爾君而復國不討賊非弑如何

苟云利國專之不疑

左傳曰苟

利社稷專之可也

故冒踐霜雪不憚劬勤實庶一捷之福以立

終身之功社稷未定臣誠耻之太僕趙岐銜命來征宣明陛下含弘之施蠲除細故與下更新奉詔之日引師

南轅

左傳曰命尹南轅反旆社預曰回軍南向

是臣畏怖天威不敢怠慢之

三驗也又臣所上將校率皆清英宿德令名顯達登鋒履刃死者過半勤恪之功不見書列而州郡牧守競盜聲名懷持二端優游顧望皆列土錫圭跨州連郡是以

遠近狐疑議論紛錯者也臣聞守文之世德高者位尊
倉卒之時功多者賞厚陛下播越非所洛邑乏祀海內
傷心志士憤惋是以忠臣肝腦塗地肌膚橫分而無悔
心者義之所感故也今賞加無勞以攜有德攜離也杜黜
忠功以疑衆望斯豈腹心之遠圖將乃讒慝之邪說使
之然也臣爵為通侯位二千石殊恩厚德臣既叨之豈

敢闕覲重禮以希彤弓旅矢之命哉

左氏傳曰王命尹氏策晉文公為侯

伯賜之大路之服彤弓一彤矢百旅弓十旅矢千

誠傷偏裨列校勤不見紀盡

忠為國讎成重愆斯蒙恬所以悲號於邊獄

史記曰胡亥遣使者

殺蒙恬恬不肯死使者即以屬吏繫於陽周恬喟然太息曰恬罪當死矣起臨洮屬之遼東城萬餘里此其中不能無絕地脉此乃恬之罪也遂吞藥自殺

白起歆歆於杜郵也

史記曰秦王免白起

為士伍遷之陰密白起既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秦王乃使使者賜之劍自裁

太傅日碑位

為師保任配東征而耗亂王命

三輔決錄注曰馬日碑字翁叔馬融之族子少

傳融業以才學進歷位九卿遂登台輔獻帝春秋日日碑假節東征循撫州郡術在壽春不肅王命侮慢日碑借節觀之因奪不還從術求去而術不遣既以失節屈辱憂恚而死

寵任非所凡所舉用

皆衆所捐棄而容納其策以為謀主令臣骨肉兄弟還

為讎敵交鋒接刃構難滋甚臣雖欲釋甲投戈事不得

已誠恐陛下日月之明有所不照四聰之聽有所不聞

乞下臣章咨之羣賢使三槐九棘議臣罪戾

周官曰三槐三公位

馬左九棘孤卿大夫位馬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鄭玄注曰槐之言懷也言懷來人於此欲與謀也樹棘以為位者取其赤心而外刺象以赤心有刺也

若以臣今行權為釁則桓文當

有誅絕之刑

齊桓晉文時周室弱諸侯不朝桓文權行征伐率諸侯以朝天子

若以衆

不討賊為賢則趙盾可無書弑之貶矣臣雖小人志守

一介若使得申明本心不愧先帝則伏首歐刀褰衣就

鑊臣之願也惟陛下垂尸鳩之平

尸鳩鵠也詩國風曰尸鳩在桑其子七

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毛萇注曰尸鳩之養其子且從上下暮從下上平均如一言善人君子執義亦如此

絕邪諂之論無令愚臣結恨三泉

三者數之小終言深也前書曰下錮三泉

於是以前為太尉封鄴侯

獻帝春秋曰使將作大匠孔融持節之鄴拜太尉紹為大

將軍改封鄴侯

時曹操自為大將軍紹耻為之下

太尉位在大將軍上初武

帝以衛青征伐有功以為大將軍欲尊寵之故置大司馬官號以冠之其後霍光王鳳等皆然明帝以弟東平

王蒼有賢材以為驃騎大將軍以王故位公上和帝以舅竇憲征匈奴還遷大將軍在公上以勲戚者不拘常

例偽表辭不受操大懼乃讓位於紹二年使將作大匠

孔融持節拜紹大將軍錫弓矢節鉞虎賁百人

禮含文嘉曰九

錫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器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之士百人七曰斧鉞八曰弓矢九曰鉅鬯春

秋元命苞曰賜虎賁得專征伐賜斧鉞得誅也

兼督冀青幽并四州然後受之

紹每得詔書患有不便於己乃欲移天子自近使說操

以許下埤

埤亦下也音婢

涇洛陽殘破宜徙都甄城

甄音絹劉放曰案

文溼字當

傷上句以就全實操拒之田豐說紹曰徙都之計既

不克從宜早圖許奉迎天子動託詔令響號海內此算

之上者不爾終為人所禽雖悔無益也紹不從四年春

擊公孫瓚遂定幽土事在瓚傳紹既并四州之地衆數十萬而驕心轉盛貢御稀簡主簿耿包密白紹曰赤德衰盡表為黃盾宜順天意

獻帝春秋曰表舜後黃應代赤故包有此言

以從

民心紹以包白事示軍府僚屬議者以包妖妄宜誅紹知衆情未同不得已乃殺包以弭其迹於是簡精兵十萬騎萬匹欲出攻許以審配逢紀統軍事田豐荀諲及南陽許攸為謀主顏良文醜為將帥沮授進說曰近討公孫師出歷年百姓疲敝倉庫無積賦役方殷此國之

深憂也宜先遣使獻捷天子務農逸人若不得通乃表

曹操隔我王路然後進屯黎陽漸營河南益作舟船繕
脩器械分遣精騎抄其邊鄙令彼不得安我取其逸如

此可坐定也郭圖審配曰兵書之法十圍五攻敵則能

戰十倍則圍之
五倍則攻之今以明公之神武連河朔之強衆以伐

曹操兵執譬若覆手

前書陸賈謂南越王曰越
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

今不時

取後難圖也授曰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恃衆憑強謂

之驕兵義者無敵驕者先滅

前書魏相上書曰救亂誅
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

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勝忿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人庶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非但人事乃天道也

曹操奉迎天子建宮許都今舉師南向於義則違且廟勝

之策不在彊弱

淮南子曰運籌於廟堂之中決勝乎千里之外

曹操法令既行

士卒精練非公孫瓚坐受圍者也今棄萬安之術而興

無名之師

前書曰新城三老說高祖曰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音義曰有名伐有

也竊為公懼之圖等曰武王伐紂不為不義况兵加曹

操而云無名且公師徒精勇將士思奮而不及時早定

大業所謂天與不取反受其咎

史記范蠡謂句踐曰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此

越之所以霸吳之所以滅也監軍之計在於持牢而非

見時知幾之變也紹納圖言圖等因是譖沮授曰授監

統內外威震三軍若其浸盛何以制之夫臣與主同者

亡此黃石之所忌也

臣與主同者權在於主也主與臣同者權在臣也黃石者即張良於

下邳圯上所得者三畧也圯音以之反○劉攽曰注案文但當云臣與主同者權在臣也誤出於主也主與臣

同者權在十字

且御衆於外不宜知內

淮南子曰國不可從外理軍不可從中御

紹

乃分授所統為三都督使授及郭圖淳于瓊各典一軍

未及行五年左將軍劉備殺徐州刺史車胄據沛以背
曹操操懼乃自將征備田豐說紹曰與公爭天下者曹
操也操今東擊劉備兵連未可卒解今舉軍而襲其後
可一往而定兵以幾動斯其時也紹辭以子疾未得行
豐舉杖擊地曰嗟乎事去矣夫遭難遇之幾而以嬰兒
疾失其會惜哉紹聞而怒之從此遂疏焉曹操畏紹過
河乃急擊備遂破之備奔紹紹於是進軍攻許田豐以
既失前幾不宜便行諫紹曰曹操既破劉備則許下非

復空虛且操善用兵變化無方衆雖少未可輕也今不
如久持之將軍據山河之固擁四州之衆外結英雄內

修農戰然後簡其精銳分為奇兵

孫子兵法曰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也注

云正者當敵奇者擊其不備

乘虛迭出以擾河南救右則擊其左救

左則擊其右使敵疲於奔命人不得安業我未勞而彼
已困不及三年可坐剋也今釋廟勝之策而決成敗於
一戰若不如志悔無及也紹不從豐強諫忤紹紹以為
沮衆遂械繫之乃先宣檄曰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忠

臣慮難以立權曩者強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命威

福由已終有望夷之禍汙辱至今

始皇崩胡亥立趙高為丞相胡亥夢白虎

齧其左驂馬殺之心不樂問占夢卜涇水為崇胡亥乃齊望夷宮趙高令其婿閭樂逼胡亥使自殺張華云望夷之宮在長陵西北長平觀東臨涇水作之以望北夷事見史記

及臻呂后祿產專政

擅斷萬機決事禁省下陵上替海內寒心於是絳侯朱

虛興威奮怒誅夷逆暴尊立太宗故能道化興隆光明

融顯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也

呂后專制以兄子祿為趙王上將軍產為梁王

相國各領南北軍呂后崩欲為亂絳侯周勃朱虛侯劉章等共誅之立文帝廟稱太宗左傳閔子馬曰下陵上

替能無
亂乎

司空曹操祖父騰故中常侍與左悺徐璜並作

妖孽饕餮放橫傷化虐人

貪財為饕餮食為
餐悺音烏板反

父嵩乞匄

攜養

續漢志曰嵩字巨高靈帝時賣官嵩以貨得拜大
司農大鴻臚代崔烈為太尉魏志曰嵩騰養子莫

能審其生出本末曹瞞傳及郭頌代語並云嵩夏侯氏
子惇之叔父魏太祖於惇為從父兄弟也句亦乞也

因臧買位輿金輦寶輸貨權門竊盜鼎司傾覆重器操

姦閹遺醜本無令德僥狡鋒俠好亂樂禍

方言曰僥輕也魏志曰操

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不修行業鋒俠言其
如鋒之利也僥音方妙反或作剽劫財物也音同

幕府

董統鷹揚埽夷凶逆

謂紹誅諸閹人
無少長皆斬之

續遇董卓侵官暴

國

左傳侵官冒也

於是提劍揮鼓發命東夏廣羅英雄棄瑕錄

用故遂與操參咨策略謂其鷹犬之才爪牙可任至乃

愚佻短慮輕進易退傷夷折衄數喪師徒

字書曰佻輕也魏志曰操

引兵西將據成臯到滎陽汴水過卓將徐榮戰不利士卒死傷多操為流矢所中所乘馬被創曹洪以馬與操

得夜遁又為呂布所敗

幕府輒復分兵命銳修完補輯表行東郡

太守兗州刺史被以虎文

續漢志曰虎賁將冠鶚冠虎文單衣襄邑歲獻織成虎文

授以偏帥獎就威柄冀獲秦師一克之報

秦穆公使孟明視西

乞術白乙丙伐鄭晉襄公敗諸穀執孟明等文嬴請而舍之歸於秦穆公復用孟明伐晉晉人不敢出封殺尸

而還事
見左傳

而遂乘資跋扈肆行酷烈割剝元元殘賢害善

太公金匱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今海
內陸沈於殷久矣何乃急於元元哉

故九江太守邊

讓英才雋逸以直言正色論不阿諂身被梟懸之戮妻

孥受灰滅之咎自是士林憤痛人怨天怒一夫奮臂舉

州同聲故躬破於徐方地奪於呂布

魏志曰陶謙為徐州牧操初征之下

十餘城後復征謙收五城遂畧地至東海還過郟會張
邈與陳宮畔迎呂布郡縣皆應布西屯濮陽而操攻之
布出兵戰操兵奔陳亂馳突火出墜馬燒
左手掌司馬樓異扶操上馬遂得引去

彷徨東裔蹈

據無所幕府惟強幹弱枝之義且不登畔人之黨

強幹弱枝

解見班固傳左傳宋大夫魚石等以宋彭城畔屬楚經書宋彭城傳曰非宋地追書也且不登畔人也杜預注

日登成也故復援旂擐甲席卷赴征金鼓響震布衆破沮左傳

日擐甲執兵杜預注曰擐貫也前書揚雄曰雲徹席卷後無餘災魏志曰操襲定陶未拔會布至擊破之布將

薛蘭李封屯鉅野操攻之布救蘭敗布走布復與陳宮將萬餘人來戰操時兵少設伏縱奇兵擊大破之布夜

走東奔劉備拯其死亡之患復其方伯之任是則幕府無德

於堯土而有天造於操也左傳使呂相絕秦曰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於西

也杜預注曰造成也會後鑿駕東反羣虜亂政時冀州方有北鄙

之警匪遑離局北鄙之傲謂公孫瓚攻紹也左傳曰局部也杜預注曰遠其部曲為離局故

使從事中郎徐勳就發遣操使繕修郊廟翼衛幼主而

便放志專行威劫省禁卑侮王僚敗法亂紀坐召三臺

專制朝政

晉書曰漢官尚書為中臺御史為憲臺謁者為外臺是謂三臺

爵賞由心刑

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怨滅三族

五宗謂上至高祖下及孫三族謂父族母

族婁族

羣談者受顯誅腹議者蒙隱戮

大農顏異與張湯有隙人告異湯推

異與客言詔令下有不便者異不言微反唇湯遂

道路

以目百辟鉗口

國語曰厲王虐國人謗王召公告王曰人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以告

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周書曰賢哲鉗口小人鼓舌何休注公羊傳曰鉗以木銜其口也鉗或作拑音

渠廉反

尚書記期會公卿充員品而已

前書賈誼曰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

會之間以為大故

故太尉楊彪歷典二司元綱極位

續漢書曰彪代董卓

為司空又代黃琬為司徒時表術僭亂操託彪與術婚姻誣以欲圖廢置奏收下獄劾以大逆

操因睚

眦被以非罪箠楚并兼五毒俱至

獻帝春秋曰收彪下獄考實遂以策罷

觸情放慝不顧憲章又議郎趙彥忠諫直言議有可納故聖朝含聽改容加錫操欲迷奪時明杜絕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又梁孝王先帝母弟墳陵尊顯松柏桑梓猶宜恭肅操率將吏士親臨發掘破棺裸尸掠取金

寶至令聖朝流涕士民傷懷

前書曰孝文皇帝竇皇
后生孝景帝梁孝王武

又

署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所過毀突無骸不露身處三公之官而行桀虜之態汗國虐民毒施人鬼加其細政苛慘科防互設矧繳克蹊阮穿塞路舉手挂網羅動足蹈機塼是以克豫有無聊之人帝都有呼嗟之怨

管子曰天

下無道人在爵位者皆不自聊生

歷觀古今書籍所載貪殘虐烈無道

之臣於操為甚幕府方詰外姦未及整訓加意含覆冀

可彌縫

左傳曰彌縫敝邑杜預注曰彌縫猶補合

而操豺狼野心潛包禍謀

左傳曰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令尹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乃欲撓折棟梁孤弱漢室周易棟撓之凶不可有以

輔也除忠害善專為梟雄往歲伐鼓北征討公孫瓚強禦

桀逆拒圍一年操因其未破陰交書命欲託助王師以

見掩襲故引兵造河方舟北濟會行人發露瓚亦梟夷

故使鋒芒挫縮厥圖不果屯據敖倉阻河為固獻帝春秋曰操

引軍造河託言助紹實圖襲鄴以為瓚援乃欲運螳螂

會瓚破滅紹亦覺之以軍退屯守敖倉之斧禦隆車之隧韓詩外傳曰齊莊公獵有螳螂舉足將持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蟲對曰此

螳螂也此蟲知進而不知退不量其力而輕就敵公曰
此為天下勇士矣迴車避之勇士歸焉亦見淮南子又
莊子曰螳螂怒臂以當車轍
不知其不勝任也遂道也
幕府奉漢威靈折衝宇宙

長戟百萬胡騎千羣奮中黃育獲之士

尸子曰黃伯曰我左執太行之

獲右執彫虎唯象未試史記范睢說秦昭王烏獲任鄙之力廢忘夏育之勇也○劉攽曰注尸子曰黃伯曰崇

文少一

騁良弓勁弩之執

文子曰狡兔得而獵犬烹高鳥盡而良弓藏史記蘇秦說

韓王曰天下之強

并州越太行

紹甥高幹為并州刺史故言越太行山而來助

青州涉濟漯

紹長子諱為青州刺史濟漯二水名在今齊州界漯音他合反

大軍汎黃

河以角其前荆州下宛葉而倚其後

賈逵注國語曰從後牽曰倚音居蟻

反左傳曰晉人角之諸戎荷之是也
荊州謂劉表也與紹交故云下宛葉

雷震虎步並集虜

廷若舉炎火以焚飛蓬

楚詞曰離憂患而乃寤若縱火於秋蓬

覆滄海而

注爍炭

黃石公三畧曰夫以義而討不義若決河而沈熒火其剋必也

有何不消滅者

哉當今漢道陵遲網弛網絕操以精兵七百圍守宮闕

外稱陪衛內以拘質懼篡逆之禍因斯而作乃忠臣肝

膽塗地之秋烈士立功之會也可不勗哉

據陳琳集此檄陳琳之詞

也魏志曰琳字孔璋廣陵人避難冀州袁紹使典文章紹敗歸太祖太祖謂曰卿昔為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

而已惡惡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謝罪太祖愛其才而不咎也流俗本此下有陳琳之辭若非也

乃

先遣顏良攻曹操別將劉延於白馬

白馬縣屬東郡今滑州縣也故城在

今縣東

紹自引兵至黎陽沮授臨行會其宗族散資財以

與之曰執存則威無不加執亡則不保一身哀哉其弟

宗曰曹操士馬不敵君何懼焉授曰以曹兗州之明略

又挾天子以為資我雖剋伯珪衆實疲敵而主驕將怵

軍之破敗在此舉矣揚雄有言六國蚩蚩為羸弱姬今

之謂乎

法言之文也羸秦姓也姬周姓方言蚩悖也六國悖惑侵弱周室遂為秦所併也

曹操

遂救劉延擊顏良斬之

蜀志曰曹公使張遼及關羽為先鋒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

萬衆之中斬其首還諸將莫能當遂解白馬圍

紹乃度河壁延津南

郡元水經注曰漢考

文時河決酸棗東潰金堤大發卒塞之武帝作瓠子之歌皆謂此口也又東北謂之延津杜預注左傳陳留酸

棗縣北有延津

沮授臨船歎曰上盈其志下務其功悠悠黃河

吾其濟乎遂以疾退紹不許而意恨之復省其所部并

屬郭圖紹使劉備文醜挑戰曹操又擊破之斬文醜再

戰而禽二將紹軍中大震操還屯官渡

官渡在今鄭州中牟縣北鄴元

水經云菘蕩渠經曹公壘北有高臺謂之官渡臺在中牟城北俗謂之中牟臺

紹進保陽武

陽武

今鄭州

沮授又說紹曰北兵雖衆而勁果不及南軍南軍

穀少而資儲不如北南幸於急戰北利在緩師宜徐持

久曠以日月紹不從連營稍前漸逼官渡遂合戰操軍

不利

魏志曰連營稍進前依沙壘東西四十里為屯操亦分營與相當

復還堅壁紹為

高櫓起土山射營中

釋名曰樓櫓者露上無覆屋也今官度臺北土山猶在臺之東紹舊

營遺基並在焉

皆蒙楯而行

楯今之旁排也揚雄羽攬賦曰蒙楯負羽獻帝春秋曰紹令軍中各

持三尺繩曹操誠禽但當縛之

操乃發石車擊紹樓皆

破軍中呼曰霹靂車

以其發石聲震烈呼為霹靂即今之拋車也拋音普孝反

紹為

地道欲襲操操輒於內為長塹以拒之又遣奇兵襲紹

運車大破之盡焚其穀食相持百餘日河南人疲困多

畔應紹紹遣淳于瓊等將兵萬餘人北迎糧運沮授說

紹可遣蔣奇別為支軍於表以絕曹操之鈔以支軍為瓊等表援

紹不從許攸進曰曹操兵少而悉師拒我許下餘守執

必空弱若分遣輕軍星行掩襲許拔則操為成禽○劉放曰

案文為成不須並出蓋多為字如其未潰可令首尾奔命破之必也紹

又不能用會攸家犯法審配收繫之攸不得志遂奔曹

操而說使襲取淳于瓊等瓊等時宿在烏巢烏巢地名在滑州酸

東 棗城

去紹軍四十里操自將步騎五千人夜往攻破瓊

等悉斬之

曹瞞傳曰公聞許攸來跣出迎之攸勸公襲瓊等公大喜乃選精銳步騎皆執表軍旗幟

銜枚縛馬口夜從間道出人把束薪所歷道問者語之曰表公恐曹操鈔掠後軍還兵以益備問者信以為然既至圍屯大放火營中驚亂大破之盡燔其糧穀寶貨斬督將睢元進等割得將軍淳于仲簡鼻殺士卒千餘人皆取鼻牛馬割唇舌以示紹軍將士皆惶懼初紹聞操擊瓊謂長子譚曰就

操破瓊吾拔其營彼固無所歸矣乃使高覽張郃等攻

操營不下

魏志曰張郃字萬文河間鄭人也郃說紹曰曹公精兵往必破瓊等則事去矣郭圍曰郃

計非也不如攻其本營郃曰曹公營固攻之必不拔若瓊等見禽吾屬盡為虜矣紹但遣輕騎救瓊而以重兵

攻太祖營不能下太祖果破瓊等紹軍潰圖慙又更譖卻快軍敗卻懼歸太祖

二將聞瓊等敗

遂奔操於是紹軍驚擾大潰紹與譚等幅巾乘馬與八百騎度河至黎陽北岸入其將軍蔣義渠營至帳下把其手曰孤以首領相付矣義渠避帳而處之使宣令焉衆聞紹在稍復集餘衆偽降曹操盡阮之前後所殺八萬人沮授為操軍所執乃大呼曰授不降也為所執耳操見授謂曰分野殊異遂用圯絕不圖今日乃相得也授對曰冀州失策自取奔北授知力俱困宜其見禽操

曰本初無謀不相用計今喪亂過紀國家未定

十二年
曰紀

方當與君圖之授曰叔父母弟懸命袁氏若蒙公靈速死為福操歎曰孤早相得天下不足慮也遂赦而厚遇

焉授尋謀歸袁氏乃誅之紹外寬雅有局度憂喜不形

於色而性矜愨自高

愨音平
通反

短於從善故至於敗及軍

還或謂田豐曰君必見重豐曰公貌寬而內忌不亮吾忠而吾數以至言迂之若勝而喜必能赦我戰敗而怨內忌將發若軍出有利當蒙全耳今既敗矣吾不望生

紹還曰吾不用田豐言果為所笑遂殺之

先賢行狀曰紹謂逢紀曰

冀州人聞吾軍敗皆當念吾唯田別駕前諫止吾與眾不同吾亦慙之紀復曰豐聞將軍之退拍手大笑喜其言之中也紹於是有害豐之意初太祖聞豐不從戎喜曰紹必敗矣及紹奔遁復曰向使紹用其別駕計尚未可知

官渡之敗審配二子為曹操所禽孟岱與配有隙

因蔣奇言於紹曰配在位專政族大兵強且二子在南必懷反畔郭圖辛評亦為然紹遂以岱為監軍代配守

鄴護軍逢紀與配不睦

英雄記曰審配任用與紀不睦辛評郭圖皆比於譚評辛詎兄

也見魏志紹以問之紀對曰配天性烈直每所言行慕古人

之節不以二子在南為不義也公勿疑之紹曰君不惡

之邪紀曰先所爭者私情今所陳者國事紹曰善乃不

廢配配由是更協冀州城邑多畔紹復擊定之自軍敗

後發病七年夏薨

魏志曰紹自軍破後發病歐血死獻帝春秋曰紹為人政寬百姓德之河

北士女莫不傷怨市巷揮淚如或喪親典論曰袁紹妻劉氏性酷妒紹死僵尸未殯寵妾五人盡殺之為死者有知當復見紹於地下乃髡頭墨面以毀其形尚又為盡殺死者之家

未及定嗣逢紀審

配宿以驕侈為譚所病辛評郭圖皆比於譚而與配紀有隙衆以譚長欲立之配等恐譚立而評等為害遂矯

紹遺命奉尚為嗣

後漢書卷一百四上

後漢書卷一百四上考證

袁紹傳紹壯健好交結大將軍梁冀以下莫不善之○
何焯曰此指其父成衍紹字

今不早圖必為所制其新至疲勞襲之可禽也○何焯
校本其字上增一及字

將作大匠吳循○魏志作吳脩

在於持牢○諸本皆作在於將軍臣良表按三國志注

中載獻帝傳作監軍之計在於持牢將軍二字傳寫

之誤矣今改

父嵩乞匄攜養注曹瞞傳及郭頒代語並云嵩夏侯氏
子惇之叔父魏太祖於惇為從父兄弟也○何焯曰
惇淵之子皆與魏室締姻有以知曹瞞傳及郭頒代
語之妄

後漢書卷一百四上考證